

大俠救龍子

還珠樓主

還珠樓主著

小說擊

大俠狄龍子

第十七集

上海正氣書局印行

# 大俠狄龍子

(第十集)

洋裝一冊定價

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版

著作權 還珠樓主

校對者 李育風

出版者 正氣書局

發行者 正氣書局  
上海山東路

二〇九號二樓  
電話九三〇六三  
電報掛號：三〇〇六六

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# 大俠狄龍子 第十一集

還珠樓主著

前文周文麟，學成劍術，奉命下山，準備往成都武侯祠旁，買草藥小店中，尋卞老人，請其指點引路，同往依還嶺幻波池，取那女俠上官紅所留的寶劍寶鈎，如未尋見卞老人，每日可往望江樓上守候，自能相遇，行時還給了幾封柬帖，并說，幻波池經過地震，和一場大水，業已淹沒，地底宮室，也經封閉，祇藏劍之處，有一祕徑，通往地底石洞，全山祇此一處地道，與水隔斷，但是上下四外，均水包沒，稍一不慎，便遇奇險，劍鈎之上，均有鋼泥包沒，形似一塊頑鐵，極難分辨，洞口有一石碑，上面刻有闕形字跡，也須細心查看，才能認出，各異派中人，以前已疑洞中，藏有珍寶，欲往發掘，雖然無一尋到，并未死心，近來風聲傳出，去的人更接連不斷，必須格外小心，才可無事，日期應在端午以前三月底去更好等語，文麟拜別起身，走到路上，回憶前情，正在心神不定，到一山嶺頭上，前山道觀，業已在望，山腰上面，有一石峯不高，四外花木扶疏，桃柳爭妍，春光明媚，風景甚好，腹中又正飢渴，便往峯旁石上坐定，取出乾糧，剛吃了個半飽，忽聽峯後，有人說笑，談起狄龍子，過去一問，乃是屠蕃，李長生，兩個武師，雙方一見投機，因而得知衆小兄妹，多已下山，龍子夫婦，更在外面，

除暴安良，殺了幾個著名惡賊，屠李二人，便曾得到他的幫助，爲了一見如故，正請文麟，同往成都，住在二人家中，文麟也覺對方人好，家住成都，種有菜園花圃，還開着一個馬鞍舖，盛意殷勤，不便推拒，方想答應，二人還不知他是位劍俠中人，無意中詢問可有行李，文麟忽然想起，寶劍包袱，尚在事後，當地雖不會有人來，出門人不應這樣疏忽，心中一動，不願答話，忙卽起身往取，見包袱寶劍，仍是原樣，放在那裏，匆促之間，也未細看，剛剛拿起，李長生也跟了過來，一見寶劍，便知不是尋常，驚喜問道，我弟兄真個粗心失敬，方才周兄，探詢狄氏兄妹，十分仔細，因見斯文一派，不曾細問，周兄來取行李時，回憶前言，方覺有因，莫非這兄妹雙俠，是周兄自己人麼，文麟早覺對方人好，一聽踪跡已被識破，不便再爲隱瞞，笑答，這兩兄妹和小弟，交情甚深，坐定再談如何，說時，人已走過峯角，屠李二人，聞言大喜，一同回到原坐之處，文麟人本忠厚，看出屠李二人，豪爽真實，祇將奉命往依違嶺，幻波池，取女俠上官紅所留劍鈎，以及大開馮村，峨嵋從師經過隱起，非但承認大俠狄龍子，是他忘年之交，連往成都，尋訪卞老人之事，都說了出來，屠李二人，都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只見文麟，孤身遊山，已覺有異，及聽這等說法，越發驚奇，因文麟不曾說出由峨嵋移居青城一段，也未明言來處，這類劍俠異人，隱迹風塵，不願人知，自然不便深問，但見對

方，應答爽快，詞色誠懇，并允與之同路，可見不曾對他輕視，最奇是，像大俠狄龍子那等異人，連那兩個同伴，本領劍術，何等高強，竟會說是忘年之交，可見爲自己解圍的那幾個少年英雄，還是他的後輩，此人年紀不大，看去還似一個二十多歲的美少年，居然是他師長一輩，本領之高，可想而知，不禁肅然起敬，連稱失敬，重又起立行禮，被文麟再三勸住，三人越談越高興，光陰易過，不覺時近黃昏，山風漸涼，暮烟四起，文麟一想，天已不早，當日起身，自來不及，此時出山，還可趕往城內尋人，便和二人說了，一同出山，到了屠李二人住處，因在山中吃飽，再三謝絕主人厚意，準備趕往灌縣城內，和老友匡南浦，同榻夜話，明早再會，到後一問，人已他往，說在外面行醫，至少還有兩三個月才回，祇得掃興回轉，又去卞老人家中，人也不在，據附近村農說，入山未歸，預計不會尋到，也就未再訪問，正往回走，恰巧屠李二人，訪友回去，中途相遇，同回住處，又吃了一頓極豐美的消夜，議定明早起身，因屠李二人，中途還要繞路訪友，辦點私事，本已變計，先把文麟，陪到成都再說，文麟不願爲了自己，耽擱人家的事，何況日期也有富餘，無須忙此一時，再三推謝，否則，情願單獨上路，二人祇得應了，爲了途中耽擱，第四日方始趕到成都，屠李二人，自然竭誠款待，老早便在暗中託人，趕回成都，在李長生家中，收拾出一間靜室，安好床鋪，文麟見主人招呼得樣樣

周到，心甚不安，無奈來意業已告知，成都沒有什麼親友，就有兩個相識的，均是前在沈家，附帶認得的富紳，這類俗人，更不願與之交往，李家所居，便在馬鞍舖的旁邊，房子不多，但頗清潔整齊，因其全家勤勞，房後又有三畝方圓一片土地，成都人喜愛種花，成了風氣，這三畝地，一半種花，一半種菜，花園側面，還築了兩丈方圓一座土台，作為全家老少，練功之所，地勢也頗隱僻，離武侯祠更近，樣樣方便，主人盛意殷殷，實難拒絕，便住了下來，到時天黑，主人細心，徒弟和相識的人又多，人還未到，已命人往對家藥舖，探訪下老人，是否在彼，回信說是這位老藥人，和那藥舖，是老主客，每年至少要來兩三次，每次帶有許多藥草，舖子雖小，藥的樣數又不多，名為野藥舖，并不做大生意，但舖中的藥，均有奇效，尤其自備的六七種膏丹丸散，簡直靈到極點，上面并還附有藥方，和配製之法，如法泡製，一樣收功，別的藥舖，全都看了紅眼，幾次想將那藥舖，收買過去，并將店主聘去供養，做藥老師，專代製藥採藥，管他全家豐衣足食，還有紅利，那怕祇出主意，在家享受，白拿工錢，祇不將藥方，洩漏出去，均可答應，店主人雷公道，是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，竟會嚴詞拒絕，情願苦吃苦做，照本加一出賣，連人工都賠在裏面，并對人說，連這一成，為養家口，不得不拿的利息，都是漸減，話雖如此，對於無錢買藥的人，仍是白送，并代煎藥敷製，反更仔

細，人多說他是個瘋子，放着獨門利益不要，白受辛苦，一出去就是好幾個月，在深山中，受盡辛苦，採來珍奇靈藥，却祇要一點人工錢，有時還要貼將出去，常年過那苦日子，偏不肯聽好話，一般窮人，却對他感激非常，因那傷藥之靈，從來所無，起初有錢人家，聽他賣得太賤，還不敢用，後來聽說真靈，勉強試了一試，果然靈極，經此一來，雷家藥舖的名聲，越傳越遠，外州府縣，均被哄動，紛來採買，他是全家店，不用一個夥計，當然備不了那許多，偏又不肯推廣，照例來買的人，必須真有傷病，多了不賣，祇送藥方，這些藥材，均產山中，祇一知道用法，和那形相，便可尋到，近年仿製的越多，人都知其不是值錢之物，藥商如法泡製，也不能奇貨自居，取得暴利，甚而連已有的幾種珍藥的本來面目，也被揭露出來，那些大藥商，少了財路，如何不恨，想要收買，又買不動，恨到極處，有一家性暴的，便買出幾個地痞，想打他一頓，以作警告，甚而還想取他性命，誰知平日人緣太好，連那些土棍地痞，都有一點公道，聽說是要打他，多不願意，結果，雖也買動了一夥，想在青羊宮花會，他收藥攤的時候，以買藥爲名，聚衆羣毆，打他一個半死再說，那知還未動手，雙方剛爭執了兩句，旁觀的人，業已不服，首先仗義出頭，代爲擋橫，等到一聲喊打，已經快散的遊人，聞聲趕來，一聽是和雷公道作對，不問青紅皂白，一擁齊上，照例窮苦的人，總佔多數，也最



分得出善惡邪正，於是連旁邊那些擺花攤的小販，也出了手，內中幾個認得痞棍的，再一說出對方爲人，羣情越發憤激，痞棍這面，本就有些理屈情虛，一見衆怒難犯，便軟了下來，不是雷公道，再三勸說，衆人還非要罰這般痞棍，跪香賠禮，磕四方頭不可，接連鬧過兩次，都是如此，末一次暗中買人動手的兩個大藥商，還被痞棍說出姓名，幾乎把事鬧大，這些大藥舖，祇乾生氣，拿他無可如何，卞老人和他，交往多年，每來均帶不少藥草，人也住在那裏，祇是日期難定，現在人還未到，并說，雷老頭性情古怪，如非去的人，和他相識，又聽說是青城山來的一位周客人打聽，還不會說得這麼仔細等語，文麟聽主人轉告之後，心想，聽師父口氣，卞師兄人已來在成都，但不容易見到，本有藥舖尋他不到，每日去往望江樓等候之言，指定要在三月底邊起身，祇在端午節前，趕到幻波池，便不誤事，衆人之言，決不會差，爲了遵守師命，準備明早，先往雷家藥舖，尋他不見，便去望江樓上守望，就便往武侯祠，遊玩一番，順便查訪狄龍子等是否在此，當日夜飯，并未出門，和主人談了一陣，各自安歇，次早起身，尋到雷家藥舖，屠李二人，均極老練，料知有事，就雷公道，也是一位風塵中的異人，對他留心，已非一日，不料雙方，果然相識，因恐對方不便，也未跟去，文麟獨自一人，尋到藥舖，見那主人，是個瘦小枯乾的小黑老頭，問知文麟，是卞老人的師弟，立時動容，表

面仍裝不識，等把兩個買藥的顧客，打發走去，兩面一看，又朝文麟，上下打量，重又請問來歷，文麟看出對方，不是常人，所問都有深意，也不十分隱瞞，剛告以由青城山金鞭崖來此，雷公道立時低聲說道，師叔，恕我無知，昨日有人，來此打聽，因未聽師父說起，還拿不準是否自己人，以致失禮，還望師叔原諒，弟子本名公孫雷，如今以名爲姓，奉了師父之命，在此暗中行醫，救濟苦人，因我二次從師，入門才二十年，雖知師父峨嵋門下，自從奉命來此，難得離開，偶然出門，也是奉有師命，去往遠近山中，運回師父所採藥材，休說各位師長，和同門師兄弟，極少見過，連名姓都不知道，師叔表面年紀又輕，與我昨日所料那位不符，以爲就是自己人，也是同輩兄弟，又因師父，去冬警告，他說，敵人已在蠢動，以後見人，樣樣都要留意，以致沒有將人認出，也不便向師叔行禮，弟子所開藥舖雖小，連草藥才數十種，成藥更少，祇得幾種，但是靈效無比，近年方子送出太多，人多能配，還好一些，最熱鬧的一年，由一清早開門起，忙到黃昏，全家動手，還常難於應付，現在依舊不斷有人來此買藥，今日天氣甚好，這裏不是談話之所，師叔如無什事，可裝外面來的買藥客人，去往武侯祠內等候，弟子託好了人，立時前往領教，不知可否，文麟方答，我專尋你師父，并無別事，現在就去等你，忽見有人買藥，雙方稍爲點頭，文麟便往武侯祠趕去，進了廟門，見廟中翠柏森

森，香火頗盛，比起昔年所見，還要顯得整齊，暗忖，孔明負蓋世之才，甘爲人下，彼時實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否則，以他才能，又能深知民隱，長於政事，什麼大專業，做不出來，祇爲數千年來，忠君的遺毒，深入人心，難於改革，加上北有曹操，南有孫權，不是心謀竊國，便想割據自雄，打着漢家旗號，便可激勵民心士氣，使這兩個強敵，心有顧忌，明知奉着漢家正朔，許多牽制，偏不敢將這塊牌位，冒失去掉，因而露出許多破綻矛盾，他這弔民伐罪的義舉，下起手來，便有許多便利，何況劉玄德一時梟雄，長於權變，人民對他，又頗傾向，一面還有知己之感，便是劉禪，雖極昏庸，對他也還能够信任，深知非此不行，如學孫曹榜樣，非身敗名裂不可，還要連累西川人民，同受其害，轉不如鞠躬盡瘁，全始全終，如能興復漢室，在他政治修明，大施改革之下，將全民救出水火，固是平生志願，即便不能，至少也在自己生前，或是死後，若干年中，保得西川人民，免於塗炭，用心實是苦極，非這種種限制顧慮，成就決不止此，史書說他，長於政治，而短於軍事，簡直胡說，如其政治不良，單靠兵力，怎得成功，以西川一隅之地，與中原傾國之勢相抗，道路如此險而且遠，樣樣吃虧，無異以卵敵石，早已自取滅亡，那能鼎足三分，終身保持偏安之局，使曹操司馬之兵，輕易不敢西顧呢，別的不說，祇看從劉備入川起，共經過多少次的戰事，這些舉動，要消耗多少民力物力，

西川人民，簡直極少休息之時，可是蜀兵如虎，漢將皆飛，千里運糧，給用不絕，多用民力，而民不怨，多用財物，而國不敝，如非政治修明，襟懷合理，算無遺策，非但七擒六出，不能完成，照他那樣頻年用兵，西蜀雖是天府之國，人也死亡逃散個精光了，不是專前打算得好，取得民心士氣，方肯用兵，如何能够可戰可止，能進能退，由心運用，相機而行，無不自如呢，這真是一個極高明的將才，從古至今，數一數二的英雄豪傑之士，偏說他不曾用兵，豈非荒謬之談，心中尋思，不覺走進正殿，正在徘徊憑弔，懷念前賢風烈，忽然發現廊柱上，多了一付對子，乃清初名士顧某所題，上寫，臣本布衣，一生謹慎，君真名士，萬古雲霄，對仗十分工穩，句法也極渾成，幾句集摛來的成語，是讀書人慣用的手法，原不足奇，多讀點詩書的人，均能辦到，難得是這樣天衣無縫，妙造自然，暗笑，顧某何人，也鬧這等臭名士的習氣，借着對聯，影射自己，想和諸葛先生作比，此雖無聊文人的通病，這十六個字，并不着實，一生謹慎四字，却是確評，也是他的真實本領，如非襟懷謹慎細心，怎能成就他一世英名，千秋佳話，周德深入人心，至今使人景慕，香火不絕呢，不過諸葛一生惟謹慎，一般讀書人，不從他的愛民愛軍，算無遺策，苦心孤詣上面着想，都拿來附和在中於劉備，忠於阿斗，恭謹專君上去，便是顧某：自命名士，也未必深知諸葛心志罷了，想到這裏，方覺從古至今，許

多英雄才智之士，爲歷代所傳的君臣大義，遺毒所限，本身固是鞠躬盡瘁，祇爲一姓執榮，死而後已，不能發揮他的全付本領，便像孔明這樣，能够修明政治，愛民如子的偉人奇士，也因種種牽制，不能盡最施爲，就有善政，也是及身而止，這還算是勉強成功的人，那些不得時，和因性稍剛烈，爲時所忌，埋沒一世，不能出頭的，真不知有多少，被皇帝權貴，殘殺陷害的，尙不在內，真個可嘆，忽聽旁邊，有人低聲笑說，道兄你叫養孔明，人又姓孔，我們來到這裏，不是和到你家一樣麼，文麟雖覺那人，說話鄙俗，心正想事，感今慨古，忽又聽另一人接口道，二哥，這裏人多，如何隨便亂說，還有一人也插口道，你兩個都不要說了，本來一句笑話，有什相干，這等說法，反例……；底下便未聽真，文麟聞言，心動回顧，見那三人，因立得近，也正看他，都是一臉橫肉，貌相猙獰，目射凶光，內一中年道士，更是一臉凶狡之相，裝束却極華麗，一望而知不是善類，見其注意自己，一則初來，不願惹事，又和公孫雷，訂有約會，便裝遊客，看了一眼，回過頭來，一面假裝看那柱頭上的對聯匾額，暗中留意查聽，停了一會，不聞聲息，回顧人已走去，來了不少時候，公孫雷仍未見到，心中奇怪，便由大殿後面穿過，想往裏面遊玩一番，再繞出來，中途遇見一個賣花的幼童，先問要花不要，文麟剛一搖頭，猛瞥見前見三人，正往後偏殿走去，恐其疑心，正要回走，忽聽幼童低語

道，雷老漢在山門外面樹林中等你老人家，快去吧，他因廟中人多，又有幾個瘋神，不願叫他看出，請你老人家，不要見怪，說完，不俟答言，便朝後偏殿趕去，文麟才知公孫雷，業已來過，聽口氣，所說瘋神，也許就是那三個說笑話的遊人，忙照賣花幼童所說，趕往廟外，公孫雷立在樹後張望，一見文麟，忙即招手，引往無人之處，正要禮拜，被文麟強行拉住，互相一談，才知中老人，剛走沒有幾天，并且每次都裝交往多年，送藥夾賣的藥夫子，住在藥舖裏面，往往一兩個月不走，惟獨這次，行踪最為隱秘，每日明去夜來，常有不歸之時，公孫夫婦，尊敬師長，本爲他備有一小間靜室，從來聽其自然，不敢多問，臨去以前，方覺師父這次似有事情發生，自從到後，簡直未在人前露面，連病都未親自給人看過，心中驚疑，想要探詢，老人忽說，明日夜裏要走，吩咐多備一點鍋魁牛肉，因知他夫婦，平日清苦，還給了十兩銀子，多下的留作平日用度，不令交回，并說，此去歸期難定，但是早晚必回，不遇自家人，不可說出真話，敝人業已蠢動，遇見異言異服，形跡可疑的人，務要小心，不到萬不得已，不可輕易出手，公孫夫婦，深知老人，衣食簡單，不大吃藥，這許多乾糧牛肉，必有原因，在此多年，除却遊山路遇，也祇前後見過兩位本門師長，一箇專一行醫的師兄弟，從未有人，上門探詢，所說自己人，不知是誰，師父又令謹慎，惟恐有失，剛一請問，老人便

說，到時自知，你便二次隨我，有二十來年，人的邪正善惡，總分得出，事情未定，先就問他作什，我知師父，一向沈默，除醫藥救人外，極少談到別的，不便多問，方才師叔去後，本定隨後跟來，不料來了五個外路來的顧客，內中一個道士，和兩中年人，師叔想已見到，還有兩個，均是苗子，一男一女，貌相多半兇惡，女苗打扮十分華麗，單那胸前兩串珍珠，便值好幾千兩銀子，言動那麽妖淫，一望而知不是好貨，明是一路，偏要裝成兩起，在弟子眼裏，自然瞞不過去，男女二苗，自稱雲南來的土司，五賊所買，均是一種極靈效的傷藥，我那改姓，年已十四，頗有心眼，恰由門外走進，我朝他使一眼色，立時改變買主，拿了一貼膏藥，擠將出去，掩在男女二苗的身後，至今不曾歸報，當五賊未走以前，我因來此赴約，本請有兩個鄉鄰，代管買賣，弟子故意說要來此，和一外路客人交易，也跟了下來，看出後去三賊，對我留意，不願被他看破，到了廟中，先和香伙，說了幾句，又往正殿，轉了一轉，見師叔和三賊，均在裏面，也未上前招呼，故意拉了一個熟人走出，在樹後等了一會，師叔還在裏面，料是初來，地理不熟，也許去往後面尋我，仗着這裏的人，都和我好，這才遣一幼童，將師叔請來，以我之見，師父日內不會來此，就來也在深夜無人之時，不會人前露面，師叔最好不必再去打聽，這裏面有點原因，暫時還不能說，師叔雖非外人，師命如此，不敢違背，他老人

家，祇一見面，必往尋你，事情如真重要，我代師叔託人尋他也可，文麟知他是卞老人的弟子，人又那麼老練，年紀不小，便把來意吐露，剛說了一個大概，便被公孫雷攔住，四外張了一張，低聲悄說，師叔，這些話就是自己人，也須謹慎，以防走口，地方雖極隱僻，我料敵人業已來此，這五個奇裝異服的人，都是雲貴那面土音，師叔所見三賊，內有兩個，也似苗子，我們言動之間，真非小心不可，何況你說那件事，我也有點耳聞，要去的人，恐還不止師叔一位，便弟子將來，也許還要想求師叔指教呢，照此說法，我已明白幾分，既在三月月底前，相見不晚，無須急此一時，照簡太師伯所說，每日去往望江樓守候之言，必有深意，比起弟子這裏，還要重要，師父近年，爲了相識人多，常變形貌，到舖子來，還是本相，一望即知，如在外面相遇，他再有事，不易認出，他那一部銀髯，雖然不肯去掉，但是服裝顏色，均有不同，人也時高時矮，望去像個又矮又胖，黑鬚飄胸，紅光滿臉的老富翁，因其從不故意化裝怪相，看去平平常常，當人言動，均極遲鈍，不先說穿，誰也認他不出，最奇是，隨便換上一身裝束，手裏多拿一件東西，用槓把鬚鬚一染，或是打成一結，再不帶上一個鬚囊，把身形一縮，矮上一點，立時判若兩人，端的神妙已極，弟子自從痛悔前非，重返師門，這二十年來，爲避舊日那些同道，形貌聲音，全都變過，但據家裏人說，頭幾年好些地方，還是勉強，



仗着恩師指點，又有變形靈藥，才不致於被人看破，就這樣，遇到極熟的人，對面時久，仍難免於露出破綻，直到近六七年，才好一些，爲此一事，并曾受過不少辛苦，後來才知師父，一半是娶弟子，永不和這般人相見，一半借此勤練本門罡氣，內中含有深意，近年得到他的妙用，真個感激，好在爲期尙早，望江樓不必這樣早去，三日之內，弟子如不託人通知，再往守候便了，文麟不知公孫雷，原是卞老人昔年透出的大弟子，爲了愛上一個異派中的女子，做了兩件犯規之事，夫妻二人，逃往西崑崙，隱跡不出，正在越想越悔恨，隔了些年，卞老人忽然尋上門去，嚇得兩夫妻，一同跪地求饒，女的并把罪過，全攬在他一人身上，祇求饒恕丈夫一命，那知卞老人，并未發作，祇將前事經過，和善惡邪正之分，仔細說了一遍，并說，我如不是知你夫婦，悔過心甚，當時迫於無奈，雖然犯了大過，造下罪惡，事情一過，立生悔恨，但又不敢見我，特意逃來此間，隱跡不出，照你這樣作法，你那罪惡，永遠去他不掉，現有兩條路走，一條由你自己去，早晚被舊日同黨尋到，誘將出去，自取滅亡，同歸於盡，不必說了，一是照我所說，去往成都，代我開一小藥舖，行醫濟世，將功折罪，休着此事容易，第一必須用我方法，改易形貌，不許再與那些異派中人往來，對方如敢刁惡，還要分別輕重，視着仇敵，將其除去，一是我藥舖極小，又沒什麼出息，所藥價最賤，至多够你夫妻，吃

碗粗茶淡飯，生活十分清苦，救人却多，日夜勞累，極少休息，不時還要代我往返深山森林，深入蠻荒，採那各種具有特效的靈藥，你夫妻雖有一身本領，但是不能同去，須留一人，守在舖內，孤身往返數千里，所經都是險阻之區，遇見毒蛇猛獸，憑本領還可無害，如與仇敵，狹路相逢，事便難料，你自問忍得住這近二十年的勞苦歲月麼，公孫雷從小孤苦，被卞老人恩養，傳授了一身驚人本領，眼看得本門上乘心法，爲了愛妻，風火劍郁靈瑤，雖未公然背叛師門，却逼得無法，做了兩件大錯事，不能不和那些異派中人交往，後來越想越怕，方始逃往西崑崙隱居，每日悔恨交集，心裏有苦，說不出來，女的見丈夫爲他，鬧得這樣進退兩難，另一面舊日同道，還要說他，叛師背教，祇一遇上，必遭毒手，也是心中悲苦，無計可施，正商量拚着受師責罰，也不受這兩面夾攻的活罪，不料師父，竟會尋來，當時感激涕零，誓死將功折罪，一同去到成都，表面開一小藥舖，暗中救濟的人，不知多少，因這兩夫妻，在西崑崙隱居時，無意中帶到大量荒金，雖然富可敵國，爲了遵守對師長的諾言，將那大量藏金，暗中變成銀米，專作濟貧之用，本身不用分文，多少年來，始終過着清苦的歲月，以前所得，分文不用，年時一久，成了習慣，卞老人見他夫婦，志行這樣堅定，十分高興，并且所許年限已滿，欲令其過得稍爲舒服一點，不必那樣固執，前年并還親往成都勸告，說所積善功，

早已圓滿，還超出兩倍以上，這大量荒金，是你二人，勞力所得，并非不義之財，如不是你二人之力，豈能取來，用之於世，表面雖應原樣不改，暗中舒服一點，并無妨礙，就作爲我的獎賞，也不應過得大苦，公孫雷一向不敢違背師命，雖然諾諾連聲，一則，習久相安，不以爲苦，又想借此磨練自己志氣，并未十分照辦，祇是夫妻情厚，偶然借個題目，作爲積蓄點錢，想要出去遊玩，遇到春秋佳日，帶了愛子公孫政，將舖子交託兩位平日交厚，來往年久，并還深知藥性用法的鄉鄰，代爲照管，老少三人，同出遊山玩水，或往聲城內外，名勝之區，或是有好飲食的小館之內，吃上一頓，帶着生醉而歸，每月祇此一兩次的例外享受，不奉師命，從不滾出，女的更是自到成都，便未到外面去過，表面上看去，誰都覺他夫婦，又本分，又和氣，人更公道，心腸好極，偶然帶出一點傲性，顯得脾氣古怪，也是對那有錢人而發，一住廿年，無論貴賤，誰都知道雷公道的幾樣特效藥，最出名，人家都喜仿製，那些有錢人家，惟恐將藥配錯，請他前往監製，公孫夫婦，向不肯往富貴人家走動，惟獨請他製藥，祇要對方言談，容態施捨一半救人，以禮來請，不管那家爲人好壞，照例必往，所製的藥，均由主人，自己施捨，餽贈親友，并不帶回，事完即去，你說不要工錢，連酒飯都不肯吃人一口，請他醫病，却是不論多大財勢，決請不的，近年名聲越好，誰也沒有看出這是兩位隱名大俠，如論

功力，實在文麟之上，祇爲中途吃虧，傷了元氣，將來成就，不如文麟罷了，當日不令文麟，去往望江樓守候，請其改在三日之後，原有用意，知道文麟雖是師叔，外面的事，許多外行，已難免於吃虧，何況照着當日所見，苗鄔二凶孽所派惡徒，必已有入，來到當地，就是未來，今早所見五人，也必與之同黨，先走苗人夫婦，更是厲害，離館中走時，曾說起望江樓三字，恐文麟無心相遇，一不留神，被仇敵看出形跡，難免連累那兩個主人，再說，自己還拿不進對方，什麼道路，祇要不是苗疆來的賊黨，就是異派凶孽，經過去年峨嵋一鬥，全都胆寒，決不敢自出花樣，無故生事，打算先把賊黨細底探明，照師父所說，相機行事，一面託人傳信，向師稟告，問其何日來此相見，免得盼望，文麟初次相見，以前又未聽人說起，自不知他心意，談完前事，便說，屠藩李長生二武師，託代致意，欲往拜訪，并請夜來小飲，可否前去，公孫雷笑答，這兩位武師，雖然還有江湖氣，爲人却是善良，他那麼多的徒弟，從未倚勢凌人，祇做他的買賣，種菜種花度日，和他來往原是無妨，何況又是師叔新交好友，不過他徒弟太多，我不比師叔，說走就走，來去自若，就他能代隱瞞，遲早也必洩露，請師父代爲回答，說弟子和卞老人，祇是多年交易，并無淵源，向來不肯受人之意，再說也沒功夫，一個尋常的人，不見也罷，他們都知弟子，脾氣古怪，多半相信，也許日內有事，往見師叔，但我

去時，決不是這等形態，如在黃昏以後，有一姓龍的來訪，便是弟子，前往送信，請師叔不要說破，文麟應了，二人隨即分手，各走一路，公孫雷自往廟後一面繞去，文麟獨自回家，剛出樹林，便見那形跡可疑的道俗三人，由內走出，目光俱都注定自己，文麟此時，雖有一口好寶劍，比起幻波池所藏神物利器，自然是差，到底也非尋常，差一點的異派中人，仍非對手，到底平日是個讀書人，剛剛學成下山，心中懷有入門年淺，功力尚差的成見，第一次發現敵人，不知他的深淺，人數又多，雖然不怕，由不得心生戒慎，遇事矜持，不敢對面衝過，正假裝由林內解手出來，整理衣服，一面將身側轉，想往另一面走去，不料因見對方貌相猙獰，目有凶光，彷彿踪跡已被識破，動作稍慌，掠衣時節，無意中，竟將緊藏身上的那口劍鞘，露出了一段，耳聽三人中冷笑了一聲，知被看破，心方後悔，忽然想起下山時節，師父曾說我稟賦甚好，用功尤爲勤奮，雖是短知不足一年的光陰，非但機緣技巧，得了本門真傳，又服了一粒六陽丸，大雪山銀光頂之行，必能勝任，便是所學劍術，也非尋常異派中人，所能抵敵，如將幻波池藏珍，得到一件，加上日常背人勤習，便遇強敵，也不致於真爲所敗，如何初次見人，不過貌相兇惡，神情可疑，是否敵黨，還拿不准，便這樣胆怯心慌起來，豈非笑話，真要大敵當前，又當如何，想到這裏，心胆立壯，忙即轉身回頭，就這邊走邊想，祇走出一兩丈的

光景，那三個可疑的人，業已不知去向，廟中正有一二十個遊人走出，還有不少剛到的遊人，也正往裏走進，廟前停着不少驢馬，比起方才，更顯熱鬧，知道再下去，遊人越多，不願回到廟中去趁熱鬧，公孫雷又會囑咐，聽他回信，過了三日，再往望江樓去，他雖後輩，年紀既長，經歷又多，昔年既能在西崑崙那樣高寒荒僻之區隱居，又是卜老人大弟子，本領想必也非尋常，所說當有用意，屠李二人，方才再三請我，同吃午飯，這裏多年未來，人地生疏，還是回到李家赴約爲是，往回走不多遠，方想起萍水相逢，不應多擾人家，打算先往草堂寺轉上一轉，隨便尋一小飯鋪，吃上一頓，再往桂湖，一訪舊遊，順便尋訪狄龍子等，是否在此，豈不也好，忽聽有人招呼，抬頭一看，正是屠李，見面笑說，方才去往雷家藥鋪打聽，說周兄早已去過，朝主人問了幾句話，便各走去，周兄早來，又有往武侯祠望江樓兩處，尋人之言，我和長生商定，知道周兄，不願與俗人相見，也未請什外人，由長生去往望江樓，備酒守候，我往這裏尋來，不料巧遇，如今長生，已在望江樓上，定好酒菜，就我弟兄二人，與周兄洗塵，早去已曾答應，祇未說定地方，那裏風景飲食都好，又是周兄想去之地，正好兩便，雷兄方才不在鋪裏，打算約他同去，不知可否，文麟雖覺此去，違背公孫雷之約，繼一想，屠李二人，盛意殷殷，主人業已準備，此去不過尋常吃飯，又有兩個本地人作陪，有什妨

礙，加以平日臉熱，不好意思堅拒，祇得答應，并告以雷公道，并非素識，祇是卜老人常共交易的藥舖，人又古怪，請他也未必來，改日再說等語，屠蕃原是一個老江湖，對於公孫夫妻，早已留心，雖不知他真實來歷，早就斷定不是常人，文麟口頭又嫩，一聽便知推託，因覺這類異人，均不喜人，知他本相，連文麟也是一時奇遇，又是一位初次學成下山的異人，人又情熱而軟，才得勉強結交，否則，對方決不肯受自己款待，也就不再多說，因離午飯，還有個把時辰，屠蕃又陪着文麟，遊玩了兩處名勝，方始繞到望江樓前，文麟到底還有書生氣習，剛上一樓，望見楹柱上，也多出一付長聯，上聯是引袖拂寒星，古意蒼茫，看四壁雲山，青來劍外，心已連聲誇好，再看下聯，停翠佇涼月，余懷浩渺，送一鶯春水，綠到江南，撰聯人又是武侯祠對聯上那位頭復初，始而連聲讚美，覺着這付長聯，非但對仗工整，氣度也極清華，確是才人之筆，後往深處一想，暗付，此君雖然文才出衆，做出這麼工整的對聯，氣魄也是極大，但也不過自命清高，并無實際，徒寄幽思，無補於人，於國計民生，有什麼用處呢，可見我雖立志從師，欲以畢生心力，救濟眼前這數不盡的多災多難的窮苦百姓，偶然見到這等專供騷人墨客，達官顯宦，賞玩詠嘆的文字，仍要低回吟誦，不能自己，到底脫不了書獃子氣，正在自己好笑，猛想起屠蕃狂誇，方才薦舉李長生，由外廊一角走來，也忘了招呼，忙

卽回顧，屠李二人，已早恭立身後，因見文麟。望着聯語，低聲談論贊好，出神之際，未敢驚動，這一回頭，一同陪笑，揖客同往就坐，坐定之後，正覺不好意思，笑向二人道，我與二兄，一見如故，這等謙恭，小弟心實不安，既是慷慨論交，從此大家不作客套如何，長生正在連聲應是，屠李忽然低聲說道，周兄這裏并無熟人，這兩人爲何對你這樣留意，形跡十分可疑，看神氣，決不會是周兄一路，方才跟在我們身後，還當無心同路，後到樓上，他也搶先上來，目露兇光，大是不良，直到周兄賞玩那付長聯，好似看出周兄，是個斯文君子，方始低聲笑語了兩句，往側面走去，周兄可見過這兩人麼，話未說完，文麟業已望見，隔開六七張桌子，東西相對，坐着兩人，正是方才廟中所見可疑的三個中年人，祇道裝的一個，不曾跟來，回憶前情，心中有氣，因守公孫雷三日內，不要多事之言，自己又有要事在身，下山時節，師父曾說，在幻波池藏珍，不會得到以前，不是真個迫於無奈，或是遇到真個不平之事，不可輕易出手之言，便裝不知，一面將前事低聲告知二人，長生人最老謀深算，想了一想，喊來一個么師，（川語夥計，）低聲說了兩句，又故意稍爲提高，說了兩個菜名，原來屠李二人，乃當地最負盛名的武師，到處都是相識，二人又沒架子，各行各業，都有徒弟，從他學武，望江樓的么師，便有兩個，是他徒弟，那些茶酒客，祇是土著，不認得二人的極少，長生特意先



來，便恐文麟厭煩，事前來打招呼，并告知夥計，囑咐那些相識的熟客，說當日請有外來的好友，是位斯文相公，人最喜靜，不喜與生人酬應，見時不要招呼，及聽屠蕃一說，自己也看出那兩人，不是什麼好路道，立將徒弟喊來，令其尋人，那當么師的徒弟，甚是機警，見那兩個可疑的怪客，正朝這邊桌上注視，故意喊了菜名，并催快上酒菜，然後溜下樓去，跟着酒菜擺上，屠李二人是老江湖，文麟又不願多事，稍爲低聲談論，便各會意，不再露出，本是一見投緣，又未把這兩個賊黨，放在心上，言動均極自然，那兩個中年人，時候一久，似無心相遇，對方又未露出敵意，再向么師打聽，得知屠李二人，均是當地名武師，請一外來文士，憑欄飲酒，越覺方才所料不對，也就丟開，各顧各正吃得有興頭上，前去么師，忽借送菜爲由，低聲稟告，說了幾句，三人聞言，方在又驚又怒，忽見屠蕃之弟屠茂，匆匆趕來，說家中有人，生了急病，請三人吃完，快些回去，并說，方才有人，來尋周先生，有話面談，四時還要再來等語，三人料知有事，文麟更疑公孫雷，有事面商，也許卜老人尋來，匆匆吃完，便同起身，屠李二人，見屠茂所說，雖是病情，實則，家中并無此人，越知事情，關係重大，這等說法，必有原因，街上不便回問，隨口應答，裝着一臉愁急之容，往家急走，一直趕到屠家內進臥室之中，一問經過，三人俱都動了義憤，原來三人，未到以前，成都城內外，連出

了姦淫殺搶的大盜案，來賊本領極高，先還奇裝異服，後來人數越多，胆子越大，居然現出本相，兇惡異常，出事人家，都被嚇倒，事主受了傷亡，都不敢於報官，直到前兩天，有一官親受害，暗向軍門告密，風聲方始傳出，成都幾個地方官，日前已有耳聞，祇爲聽說賊黨，有好幾個，本領高強，無人敢敵，事主既未告發，樂得假裝癡呆，不料軍門得信，將府縣官喊去，大罵一頓，知道事關重大，如非那官親，再三向軍門警告，說賊黨如何兇惡厲害，形跡飄忽，不可捉摸，此事祇能暗中圖謀，千萬張揚不得，那軍門乃是皇室親貴，威權最重，盛怒之下，幾乎當時奏參，說他縱賊殃民，還要摘印下獄，都在意中，這類卑鄙昏庸的官府，如何不嚇得屁滾尿流，驚魂皆顫，當時諾諾連聲，那敢說個不字，照彼時的習慣，地方上出了亂子，照例以大壓小，以貴欺賤，一層層壓將下去，一直壓到人民頭上爲止，官府祇知雷厲風行，加緊追逼，自己當了奴才，受了上司惡氣，再加上利息，擺足威風，去朝下面發洩，非但沒有公道，不通情理，也想不到什麼辦法，最苦的還是親民之官，最兇毒的，也是這類號稱親民之官的縣大老爺，什麼無恥卑怯的事，都做得出來，何況成都又是封疆大吏駐節之區，公公婆婆又多，一個小小的七品縣官，簡直成了奴下奴，怎經得起軍門大吏，親自交派，密令破案，這一來從知府起，固全慌了手脚，便是別的地位稍低的官吏，也都談虎色變，終日鬼頭鬼

腦，交頭接耳，憂形於色，縣太爺受了上司惡氣，便朝捕快差役身上發洩，喊到密室之中，先把兩個捕快頭，惡狠狠罵上一頓，最後再用好言安慰，連恐嚇帶鼓勵，并說，軍門怒髮千丈，限期破案，事情還要極端隱秘，否則，軍門再一發怒，我固丟官，你們平日所辦何事，地方上出了這樣大案，還不知道，一個不巧，你們連身家性命，都保不住，隨又懸出千金重賞，命其多請能手相助，非將這幾個惡賊，生擒到案不可，可憐這些飯桶捕快，祇會魚肉良民，恐嚇詐騙，是他本領，別的不中用，像這類異派凶孽，如何能是對手，前數日業已得到風聲，正在燒香許愿，盼望惡賊早走，苦主不去告發，免得官事交派下來，担當不起，誰知神佛無靈，紙裏包不住火，照樣發難，雖是意料中事，一見形勢如此險惡，又是全省最有威權的大官，所下嚴令，當時嚇得心都要抖，但是不敢不應，勉強沉住氣，向本官說了幾句下段久受老爺恩典，便拚性命不要，也必將這幾個狗強盜擒住，爲老爺分憂的話，匆匆走出，召集同類爪牙，仔細商計，因知賊黨厲害，不是尋常，如往約人相助，對方一聽那等來勢，便知不敵，誰也不敢答應，覺着屠李二武師，本領最高，交友最廣，人更義氣，但從不肯管官事，實在無法，祇得去向知縣密稟，計了一封親筆書信，帶了禮物，前往聘請，這類捕快，均極老練，人還未去，先有耳目，前往打聽，得知人未回來，正在焦急，無計可施，因恐這兩位名武師，

得到信息，索性避開。未回以前，人并不能上門，又防賊黨警覺，專要機密。昨夜得信，人已回轉，仍不冒失登門，先用官家勢力，軟中帶硬，請出兩位和二人交好的小紳士，自己假裝當差，借代子弟引進，拜師爲由，一早前往拜訪，不料二人，因文麟劍俠異人，不願與常人往來，到家之後，因覺相識人多，非但行動隱秘，并還暗令門人，分別通知日常來往的熟友，推說家有外來好友，須要竭誠款待，陪他同遊，無暇再和衆人，談天練武，請其原諒，所以知道的人極少，當日出來請客，又由大街後門繞出，未被那些狗腿看見，祇當人在家中，一下撲空，便着了慌，且喜屠茂，當日一早，由外回來，雖極年輕，本領却是不弱，弟兄情分又好，至少作得一半的主，便將知縣親筆密函交上，再三求告，跪地不起，屠茂人頗精明，料知事關重大，身家在此，難於拒絕，少年氣盛，既恨賊黨淫兇，自負本領，再聽家人，密告兄長和李長生，請來那人，是位劍俠，越發添了自信，暗忖，民不與官抗，縣官科甲出身，人尚忠厚本份，此信寫得十分懇切，因防賊黨警覺，未便公然登門，話也得體，此是一件從來未有的大案，我三弟兄，多年盛名，誰都知道，何苦敬酒不吃吃罰酒，就無官家請託，這類惡賊，也是容他不得，便向來人回答，我弟兄對於此事，決不袖手，不過，話要言明在先，我們都剛回到家，飛賊來歷，絲毫不知，照你說得那樣厲害，也許敵他不過，我們多半還要請人相

助，限期決不能定，事情必辦，但要機密才行，我們既不要名，也不要利，也不受什拘束，禮物請你帶回，少時請回家兄和李二哥，立時商量下手方法，怎麼也必盡我心力，祇是成不居功，敗不居過，也決不敷衍欺人，萬一不是這批賊黨的對手，却不能怪我們呢，來人知道屠茂，能够當家，這三個人，都是說一句，是一句，除禮物不肯拿回而外，餘均答應，後來屠茂，假裝有氣，說要不管，經中間人勸說，恐縣裏不放心，將所送水禮，拿下幾隻討利市的鮮菓，才將來人，打發走去，以爲屠季二人，均在李家陪客，到後才知在望江樓小飲，正要趕去，忽來一三十左右的讀書人，自稱姓龔，來尋文麟，聽意思，人往望江樓，似已得知，并未說娶拜望的話，祇託屠茂轉告，請文麟少時回來，在此三日內，千萬不要出去等語，屠茂人最細心，常去雷家藥舖買藥，留意那賣藥的小老頭，已好幾年，祇爲守着兄長之誠，沒有露出，越聽越覺對方口音，有些耳熟，是在那裏聽過，便留了神，假裝匆忙，稍爲一讓，姓龔的不肯進去，便未勉強，忙卽回到裏面，先令長生的小兒子三娃，暗中尾隨下去，自己也跟着起身，想起那姓龔的，非但口音有一半和雷公道相似，左耳還有一粒芝麻大小的紅痣，也與此人相同，部位大小，絲毫不差，方才縣裏，剛有人來聘請，這位姓龔的生人，便來尋找文麟，莫非內中，有什牽連不成，心中一動，人正走過藥舖門外，見雷公道，人并不在裏面，對

方年已五十開外，生得那廋瘦小枯乾，那姓舅的，何等英俊，人也年輕了一倍，分明不是  
是一人，他那口音，有兩句偏與雷老相同，再像沒有，不是細心，又在外頭走動的人，  
還聽不出，他那左耳角上紅痣，以及那雙暗蘊精光的眼睛，簡直絲毫差不差，此時細想，  
連五官部位，也有許多相同，不過一老一少，一黑一白，如非相識多年，平日遇事留  
心，看不出來而已，這兩入互一比較，祇有高矮胖瘦之分，餘者多半相同，他子改姓，  
尙未成年，此人怎麼這樣像法，久聞內家功力最深的人，能夠縮骨鎖身，改形易貌，再  
要加上一點變形靈藥，或將皮色換過，多熟的人，也因高矮老少不同，休想看得出來，  
二位兄長，認定雷老，是風塵中的異人，人怕留心，我早看出他有些，與衆不同，方  
才聽說，李家這位劍俠，曾往尋他，多半必是同道中人，此時本人，不在舖內，莫非那  
姓舅的，便是他的本相，剛回去，還未復原不成，正在猜疑，忽見三娃，和一同伴，往  
前馳去，過時，偷朝自己，使一眼色，知其聰明機警，年才九歲，已學了不少本領，忙  
印趕上，假裝問他，可往望江樓去，將其喊住，三娃會意，看輩伴在前，已拿風箏走  
遠，低聲笑說，那人好似雷公公的朋友，祇奇怪不由正門走進，却由人家竹籬後面，繞  
將過去，彷彿去熟的人家，園裏一個人都沒有，他先假裝看樹，又似想什心事神氣，忽  
然掉頭，祇一晃，人便往雷家後門鑽進，他那身法，真比我爹還快，我假裝採花，掩在

籬外，隔着籬縫，往裏偷看，竟未看出怎麼縱進去的，如非進去沒有出來，雷家又沒有值錢的東西，幾乎當他是個偷兒呢，屠茂聽他話多，路上行人不斷，雖是幼童，無人留意，語聲又低，終恐無意洩漏，離開雷家又近，被他看破，也不好意思，一面覺他，聰明機警，能够辦事，這一來，多少年的隱秘，竟被看破，方想誇獎幾句，去望望江樓送信，不令再往下說，忽聽身後，有人笑道，你這娃兒真鬼，不要說了，今天的事，不可向人說起，就這兩三日內，我到你們家中再談吧，隨又遞過一包傷藥，一人閃聲回顧，見是雷公道，知道方才窺探，已被識破，借着送藥為名，暗打招呼，屠茂連忙把藥接過，方低呼得一聲，雷老前輩，那化名雷公道的公孫雷，已接口道，二爺不要多說，快將他們三人尋回，請告李家那位客人，這兩天不要出去，要緊要緊，我們常時交易，又是鄉隣，對頭已去吃飯，無人留意，不必多慮，如非我恐三娃走口，也不會來，隔日再談吧，說罷，轉身走去，屠茂祇得囑咐三娃，不要向外洩漏，各自起身，往望江樓趕去，一到便看出右面角上，所坐兩人，不似善良，也未吐露來意，推說家人生病，三人也吃得差不多，匆匆補了點飯，便同趕回，屠茂和文麟，尙是初見，先在望江樓，未便多談，到家之後，重又禮敘，說完前事，文麟因公孫雷，業對屠茂露底，也就不便隱瞞，祇得把前事，說了一個大概，屠茂，李長生，聽完前事，祇在一旁尋思，毫無表示，屠

蕃忽向屠蒧埋怨道，二弟你怎如此冒失，照你所說，這些惡賊，所害人家，不是姬妾成羣的官紳大姓，便是那些惡霸土豪，窮苦百姓，他并不曾照顧，這些人原該有此孽報，就是我們，撞見不平，仗義拔刀，也犯不着去做官家鷹犬呀，并非我們，胆小怕事，如照周兄看法，和公孫老人的口氣，賊黨均是一些異派凶孽，後面還有幾個厲害的頭子要來，不是有他二位劍俠在此，如何能是對手，照你方才眼見，雷老便是大俠公孫雷的喬裝，你想，一個英俊少年，竟變作瘦小枯乾的老頭兒，常年如此，從不走樣，這是多高本領，分明內家縮骨鎖身的功夫，已臻化境，他那言動，尚且如此機密謹慎，不敢自信，你連敵人的來歷姓名，絲毫不知，如何隨口答應呢，我也知道，官家的事，專一欺負老實人，如尋到我們頭上，不答應他，決辦不到，并非怪你，你下次遇事，還要慎重，不知道的事，不要看得太易，否則，稍一疏忽，便是身敗名裂，爲了別人，仗義拔刀，也還罷了，我們一不吃糧，二不當差，爲這幾狗腿子，去賣死命，敗固丟人，勝也沒有體面，何苦來呢，已過之事不談，公孫老人，請周兄三日之內，不要出去，必有原因，方才望江樓二賊，目光閃爍，老是注定我們，多半不懷好意，莫要我們，不去尋他，他來尋我，自己也須作一打算，周兄可有高見麼，文麟一向謙和，又覺自家入門日淺，江湖上事，更是外行，公孫雷年紀又長，對於師門淵源，并未明言，連屠李三人，



也均當是平輩之交，本意想由文麟出面，請來相見，文麟却知公孫雷，無事決不會來，今早見面，業已說過，聞言笑答，小弟新近下山，外面的事，實在還不懂得，還望二兄傳主，無不遵命。聽公孫雷老人口氣，稍爲有事，他必通知，暫時不想來此拜訪，他的耳目頗長，方才走過，還會向我，含笑點頭，我想，這兩三日內不出門的話，先已說過，不像賊黨，是要尋來光景，否則，不請他也來了，屠李三人，仔細商量，均主戒備，以免疎失，雙方本是通家之好，所開馬鞍舖的後園，又與李家相通，房子也有富餘，決計把兩家眷屬，併在一起，暗中戒備，一面約了幾個精明強幹的徒弟，分頭出去探訪，決不與賊黨破臉，探明細底，是否雲貴苗疆來的凶孽，再行下手，相機行事，就因迫於無奈，去爲官家出力，祇這夥賊黨，未在民間騷擾以前，還是先將自己顧住再說，如非來賊，淫兒太甚，專一強姦那些無辜婦女，要是專一偷盜，簡直都不想管，文麟聽出屠李三人，頗能分清是非善惡，人更穩練，與以前所見那些專做豪門鷹犬爪牙的武師，大不相同，越發多了好感，因覺公孫雷，本領高強，見多識廣，既令自己守候，必有原因，又會囑咐，無事不必來往，頭兩日均守在家裏，由屠李三人，輪流作陪，并將子女引來，請求指教，文麟下山以前，奉有師命，除本門嫡傳內功劍術，不看清對方人性，不輕易傳授外，餘均不會禁止，又見主人，老少都好，皆不可却，更喜三娃靈慧，便教了些

基本功夫，屠李三人，本是內行，一點就透，均覺聞所未聞，以前許多功夫，都走了彎路，文麟教得又極仔細，越發佩服，全家尊敬不提，光陰易過，一晃就是第三日的夜裏，屠李二家，和所居附近，非但沒有可疑形跡，那往雷家買藥的五個可疑生人，也始終不曾有人見到，中間屠李諸人，分頭訪問，均是已過之舉，彷彿由三人到的那一天起，便無事故發生，那盜搶快，均覺屠李二人，威名遠震所致，稱讚不絕，無奈軍門那面，追逼甚緊，無法交代，不是屠李二人明目，深知事情，無此簡單，又不願連累姦辜，嚴詞警告，已幾乎隨便捉上兩個小賊，前往頂替，到了消夜時節，屠李正說，風聞這半個多月以來，幾乎沒一天不遇，不出強盜盜案，不死人是便宜，有的人家婦女，應付得好，取得賊黨歡心，雖未傷人，那些美貌姬妾，却被綁住，去了一次，還去兩次三次，內有兩個，竟被公然帶走，主人惟恐全家送命，至今不敢聲張，這般兇悍的惡賊，從所未聞，焉有我們剛一到家，便即嚇退之理，你看周兄，和公孫老人，先後所遇五人，何等兇狂，會怕我們，豈非笑話，公孫老人，請周兄不要出去，莫要他老人家，因周兄剛來，便鬧惡賊，他一個人，已包辦了吧，文麟也覺大有可能，正商談間，忽聽院中，似有極輕微的聲息，宛如木葉飄落，靈寶定四人，無一動者，文麟江湖上事，雖極外行，如論師傅本領，和這一年多苦功練成的耳目，却比屠李三人，還要靈敏，方指外

面，一打手式，待要離坐而起，屠李三人，也自警覺，見文麟應變機警，而又沉着，一雙英目，注定外窗，和門前一帶，彷彿整片門窗，均在他的眼神籠罩之下，行家眼裏，不禁暗中稱贊，心想，自己除上次保鏢逃走的幾個老賊，入山是假，來此尋仇而外，并未與人結怨，就是受了官家之託，賊黨也未必知道，並且此時還早，就有仇敵，也還不到時候，意欲先禮後兵，問明來意，再作計較，依然坐在那裏不動，祇朝文麟微笑，將頭一點，文麟見主人，神色自若，也自坐定，屠蕃背朝門外，剛回過臉去，未及開口喝問，就這轉眼之間，颯的一聲，由門外縱進一條小黑影，四人一看，正是三娃，李長生剛把面色一沉，想要喝問，天已不早，明日還要讀書練武，如何不去安睡，來此淘氣，屠蕃覺着方才响聲輕微，分明有人，房上縱落，三娃雖得高人傳授，到底年幼，還無這等本領，何況自己家中，用不着這等舉動，同時瞥見三娃，一手拿着兩隻鋼鏢，另一手還拿着乃父去年和他用精鐵打的那柄小鋼刀，料知有事，一面搖手止住長生，未及開話，三娃已先開口道，雷家改哥哥在外面呢，我方才回去，洗完了腳，正想上床，隔窗瞥見側面房上，有一小人影子閃過，快得出奇，娘到後屋，和屠伯伯他們，消夜未回，又見是一個人，心想，我年紀小，敵人不會留神，由屋上走，決非好貨，打算一鏢打落，擒到再說，沒想到那是改哥哥，我由下面，追到這裏，方始看出是他，差一點沒闖

了禍，他說，有事求見，要我代他向周伯父，稟告一聲，話未說完，屠蕃業已趕將出去，將公孫雷之子公孫改，接將進來，屠李三人，看他長大，平日見他，穿着一身破舊短衣，常在街上來往，也不讀書，也未見他習武，偶與說笑，人甚聰明，常覺這娃兒內秀，貌相也不差，雷老如是異人，怎不叫他，學點本事，這樣荒廢，豈不可惜，前兩路遇，還會勸他，學點行業，如願讀書習武，也可來到自己家中，與子女們同學，連衣食都不愁，他祇一味憨笑稱謝，說是藥舖事忙，須要隨同照料，學會配藥，大來也有衣食，多謝你老人家的好意，不肯前來，自己有時，在武侯祠，當衆教武，他連看都不看，彷彿無什興趣，也從未見他，與人爭吵動手，別的玩家欺他，便即逃走，近來年紀稍大，街上已不大見到，今日見他，簡直換了個人，雖然還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幼童身材，但是全身披掛，肩插單劍，腰掛革囊，一身白色皮衣，宛如玉雪，閃閃生輝，緊貼身上，也不知是何皮革所製，看去柔軟異常，相貌本好，平日還不甚顯，此時吃這一身衣裳一襯，越顯得英姿颯爽，行動矯健，好看已極，再想到方才縱落的輕微聲息，不是文麟耳尖，這自己都幾乎沒有聽出，不禁驚奇，連忙起身讓坐，公孫改已向衆人禮見，說那來意，大意是公孫雷夫婦，早奉卞老人之命，窺探這輩異派凶孽的動靜，遠在十天以前，便發現當地來了幾個惡賊，強姦兇殺，無所不爲，先因被害人家，不是土豪惡

霸，也是官親富紳，雖在暗中留意，還未打算下手，文麟到的第二天早上，剛剛見面分手，便發現五個惡賊，內中還有兩個苗子，上來認定苗疆來的異派凶孽，因覺文麟，人地生疏，萬一賊黨人多，受了暗算，同時探出賊黨，據了兩個土豪的愛妾，同往桂湖旁邊，一座大廟裏面，地窟密室之中淫樂，當地本就藏有不少婦女，加以來這五賊，驕狂任性，又貪享受，內中一人，恰是六十整壽，覺着連日去往這些大戶人家，姦淫殺搶，雖極快活，到底不到天明，便要起身，多少還有一點顧忌，不能暢達，所捨金銀珠寶甚多，也須整理，仗着當地，偏在桂湖側面，荒野之中，四外樹林環繞，靠近一點的居民，都是廟中佃戶，觀主又是一個洗手多年的同黨，年已六十以上，暗中雖與這些凶孽賊黨通氣，表面裝得却極規矩，地室中所藏少年婦女，均是外州府縣，銀錢買來，假裝香客，由同黨扮成轎夫，抬到廟裏，平日掩飾極巧，雖在閉門清修的美名之下，一年難得開上一次廟會，無什香火，就有香客遊人，也都在他靠近桂湖的玄都觀前院以內，他那後院，又名仙桃觀，表面祇是一間佔地極大，種有大片果木，共祇兩層殿宇的小廟，但是富足已極，桂湖旁邊，上萬畝田地，都是他的廟產，每年還要大量增加，誰也不知這老觀主莫長修，乃是昔年五台派漏網的小嘍囉，仗着工於心計，將和尚改成道士，偷偷回傳戒部，用陰謀將前觀主害死，將廟產霸住，潛伏了二十多年，從無一人，知他來

歷，連公孫雷，在此多年，也是到了這幾天，方始看出：本意恐文麟，是個書生，半路出家，入門不久，又聽說簡冰如，要他得到幻波池藏珍，才可隨便出手的話，匆匆兩面，文麟人又謙虛，沒看出功力深淺，惟恐涉險，師父來了，怪他疏忽，跟着，又聽文麟，去往望江樓小飲，賊黨正定在當地聚會，二次相遇，難免生心，忙託屠茂轉告，務必照他所說，這三日內，不要出去，想等除害之後再說，夫妻二人，輪流窺探賊黨，一到夜來，老少三人，同時出動，尋到玄都觀後院，探明經過，得知當夜，還要大舉行樂，慶賀賊道生日，羣賊作樂，懶得出來惹事，可笑那殿狗捕快，却當對方震於屠李二人威名，知難而退，昨日夜裏，羣賊暖壽，公孫夫婦，帶了愛子公孫改，連一個幫手，也未外約，便趕了去，將細底探明之後，當日黃昏，乘着羣賊，和賊道莫長修，在密室中，置酒高會，荒淫作樂之際，突然發難，將五賊全數打倒，點了穴道，并將脚筋挑斷，綁將起來；問出近日大鬧成都的五賊，并非苗疆重邬二囚孽的門下，祇是平日通氣，近聽一孽徒說起，不久要往西南諸省騷鬧，定在成都犯見之言，算計不出一月，便可趕到，如往成都，關上些日，快活個夠，就是闖山大禍，將正教中敵人引出，後面來的能手，也可接上，念頭一動，由貴州苗山中趕來，因和莫長修相識，便住在他的廟裏，莫長修人極深沉，好色無比，先見五賊，事關太大，還捏着一把冷汗，惟恐引出強

敵，累他同歸於盡；無奈五賊，均是苗疆國孽，花月真人黃太春，散花仙子薛蘭女鄧蕭蕭的小爪牙和耳目，雖非門下嫡系，却是得了妖徒火仙童師通的積許而來，那男女二兇苗，以前又是苗疆二孽的竄肆面首，自己雖是五台派舊人，輩份却小，本領又低，如何敢於抗拒，暗中叫苦，說不出來，過不幾天，見五賊那樣淫兇爲惡，胆大橫行，事主不敢告發，官府更無動靜，又把土豪人家兩個美妾，擄了回來，送他享受，一時色令智昏，覺着近十年來，正派中的對頭，簡直無人出面，雖有一場惡鬥，雙方訂約，各不相犯，底下便無消息，直到新近五賊見面，才知細底，來人說得苗疆二凶孽，本領那麼高強，漸漸胆大起來，因其一向機密，法令又嚴，地下密窟甚多，陳設華麗，冬暖夏涼，地底甬道，與前院相通，長達兩里，非但前院徒衆，不到輪班享樂時期，不許擅入地室一步，連後院仙桃觀，表面隨他閉關清修的幾個賊徒，不準呼喚，也不許其走進，地下設有大廚房，飲食器具，樣樣皆全，除却四個把守入口的心腹徒弟，內裏全是年輕婦女，賓主六人，正在享受作樂，毫無準備，公孫雷前住尋賊之後，迫令惡道，用暗號傳令全院的人，在明日中午以前，齊集正殿，等候前往傳令，不許一人，走進甬道，一面將那甬道中的幾層門戶封閉，那廟終日無人登門，十來個未下去的同黨，也被三人，動手以前，分別點倒，本意拷問明白，全數殺死，再放一把火燒掉，後想，此廟人數太多，內

中必有不少失足的人，甚而不知細底的徒弟，均有在內，這麼一辦，前院運道士帶徒弟香伙，三百多人，全數牽連在內，一個不巧，還要與出大獄，拖累多人，并且屠李三人，均頗方正，又是文麟好友，現受官家之託，自己不願出面，樂得讓他做個現成人情，夫妻二人，打好主意，自往商觀，向從衆警告，再令那些受害婦女，指明他們罪惡，分別首從，破去他的真力真氣，將元兇首惡殺死，餘均分別送散，表面却不使其露出形跡，一面令公孫收，趕回報信，請三人速往相見。商計後事，幫他辦理一切，免得人少，顧不過來，另外算準時刻，通知那兩個捕快頭，留下兩個殘廢的惡賊，在他囚室點穴法，威嚇之下，令其招供，作為五賊逃到玄都觀，觀主師徒，剛剛被殺，屠李三人，已帶幫手趕到，賊黨情急縱火，想要逃走，觀雖燒去，五賊全被追上，三個當場斃命，擒到兩賊，前往交差，并令道兩個捕快，出頭請功，不以屠李三人相干，祇在暗中，稟告縣官，不令對外說起，還有密室中許多婦女，淫土裏的二婆，因受了淫賊牽污，恐怕矢寵受害，不敢回去，均經公孫雷之妻風火劍師靈瑞，好言勸告，并加安慰，開明家鄉住處，父母名姓，分了一包金珠細軟，連同隨身衣服，打成包裹，仗着連日天氣溫和，先同聚在一處，等四人幫了人去，引往附近相識人家暫避，作為燒香婦女，日內改了服裝，各坐轎轎，派了妥人，護送上路，免得驚動官府，又要傳人傳保，使這些



人的母家，鬧個四鄰不安，消耗財物，甚而生出別的枝節，連累好人受害，另由屠李三人出面，先和捕快頭講好，不這樣做，便不過問，前院那些徒衆，由公孫雷，將首惡除去，死尸抬到後院，入地室燒化，一面選出兩個道士，表面祇裝不知，權當苦主，暗中却將田地分散，讓與種種的人，限期還俗歸農，一切均由公孫夫婦，自己出面，官府方面，却由屠李三人，暗買情面，功勞送與捕快，免得萬一重難囚擊，尋來報復，使他三人，受到連累等語，四人一聽，公孫夫婦，祇老少三人，辦出這樣驚人之舉，計慮更極周詳，樣樣想到，又是高興，又是感佩，忙即命人，分頭行事，正要賊人，去尋徒弟，一面去向縣裏送信，剛想起城門已關，非要分人通知不可，公孫改從旁說道，改姓來時，已先向二位老人家的徒弟送信，連去過兩家，令其按照路程遠近，另外派人通知，是那靠得住的人，均經指明姓名，大約不久就到，來時我已繞過一圈，因我帶有面具，他們看不出來，我本領還不到家，不能像爹娘那樣，能將本來面目隱起，變成老年夫婦，少時到了那裏，千萬不要當人，喊我名字，城裏差人，也是我往送信，玄都觀在桂湖這面，後院仙桃觀，更近一點，離城也有三十來里，他們就是騎了快馬趕去，預計也要天明，才能趕到，此時剛交三鼓，太師叔和二位老人家，等人一到就走，正好趕上，屠李三人，一聽稱呼，才知交麟，還是公孫雷的師叔，誠發爲奇，料知對方，算無遺策，

正催點心，忽聽脚步之聲，已有四個門人趕進，再看公孫改，已不等人到，說聲太師叔，少時再見，行了個禮，身子一閃，人便縱出，三娃追到外面，已無踪影，來人也自走進，見面便問，師父有何吩咐，面帶驚異之容，異口同聲，說方才有一小白人，由房上縱落，說奉師命來取，有要事相商，并令另外派人，往尋各位師兄弟，均有名姓，話未說完，又有幾人，相繼趕到，都是途中相遇，一樣口氣，共是十一個徒弟，三個好友，三娃也要跟去，被長生喝住，共是十八人，一同起身，往桂湖趕去，因已二更左右，加上行人稀少，雖有幾家酒館，和一些賣燒臘，担担麵，抄手的挑子，對這些人，俱都認得，都當他師徒，半夜裏練功夫，不以爲奇，大家都是快腿，說好當地會合，并不限定一路，屠李三人，又想借此試探文麟深淺，如何年紀差得多，據說又是半路出家，前後不到兩年，剛剛下山，會是公孫夫婦那樣異人的師叔，及至暗用全力，施展輕功，向前飛馳，一口氣趕出二十來里，連朋友帶門人，早已落後老遠，連屠茂都未跟上，這才看出文麟，始終不快不慢，氣定神閒，和二人并肩而馳，神態自然，沒有絲毫勉強做作，身法輕巧，到了極點，并還不露絲毫矜持，既不落後，也不搶前，自己反倒鬧個欲罷不能，連緩口氣都難，自知不行，屠蕃首先強忍氣喘，說道：周老前輩功力，比我們深得多，最好先走一步，公孫老，祇兩夫婦，廟中徒黨太多，須防顧不過來呢，

文麟早就想到公孫雷，如無把握，不會這樣拿穩，料知二人，上來跑得太急，真力不繼，忙答，我想無妨，決不在此片刻之間，再說，我也不過如此走法，屠李二兄，這樣稱呼，太不敢當，你說，你我相交在前，便是公孫老人，無論年紀本領，那一樣都比我高得多，我也不會當他後輩看待，如不見外，仍以兄弟相稱爲是，還有二兄，輕功甚好，祇差了一點，以前我并不知其中巧妙，下山前三月，因在冰雪深山之中打獵，孤身往還，追逐數十里，不會停息，跑得太急，回去有點臉紅，家師當面指點我的短處，才知緩氣之妙，第一是要使其不論快慢，均和緩常呼吸一樣，此時不會的人，暫時自然艱難，像二兄這好功力，一說便會，目前忘了對三娃說，何不試他一試，如其明白本身穴道開閉之法，簡直一學就會，現在屠二弟，還在後面，何不稍停，把真氣平靜下去，試他一試呢，二人聞言大喜，自己也有點氣喘，倒聲謝語，敬請指教，文麟四顧無人，便將兩處穴道指明，告以聲閉換氣之法，剛剛說完，屠氏年輕氣盛，也由後面，飛動趕到，人已累得直喘，三人遙望前途，祇剩七八里，火光未起，并無動靜，本來約定帶人同往，索性將他教育再走，屠茂自然喜出望外，四人二次起身，後面的人，還未趕到，相隔已近，便沒有文麟指教，也比前段容易，不致吃力，再照所傳一走，果然又快又舒服，比頭一段好得多，事剛說定直進廟後地室入口，爲防後來的人，萬一疏忽，留下李長

生，在樹林外守候，文麟和屠氏弟兄，越牆而進，見裏面燈火通明，十來個賊黨，已被點倒，見了人去，同聲哀求，祇肯饒命，從此改邪歸正，有的并淚痛哭不已，文麟心腸最軟，聽賊徒哭訴之聲甚低，料知心胆已寒，不知被公孫雷用什方法制服，非但不敢強抗，連聲音都不敢放高，說得又極可憐，旁邊地上，還倒着兩個，內一惡道，貌相醜惡，手裏握有寶劍，另一個的咽喉，已被刺穿一洞，流了一地鮮血，似已死去，正要開口，屠氏弟兄，看出他心軟面熱，公孫夫婦，尙未見面，恐有疏失，方說，周兄，請到裏面，先見公孫老人要緊，忽然一股急風過處，燈影散亂中，羣賊又哭喊哀求起來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屠茂那日所遇姓聶少年，如非事前得知，此是公孫雷的本來面目，連文麟屠蕃，換上一個地方相遇，對方祇不開口，說出是誰，都決不會認得，文麟雖在幘帽後山，見到好幾位劍俠異人，像這樣一個小老頭，忽然變成一個英俊少年的異人，尙是初次見到，正要招呼，公孫雷已向文麟禮見，笑呼，師叔來得真快，我還以為改兒，年幼無知，初次辦事，未必辦得妥當，乘着前院徒黨，均被止住，首惡已誅，無一敢強，地窖中均是婦女，後院賊徒，已經問明，祇兩個窮兇極惡的，已先為改兒所殺，餘均點倒，上來問供時，吃過苦頭，無一敢強，再說也強不了，弟子雖本恩師，與人為善之心，祇要真肯改邪歸正，便可破去他們真氣，令其還俗務農，但有師叔在此，不敢目

專，想等師叔來此，請示之後，再行發落，方才抽空，趕往來路探望，遇見李二爺，才知師叔，和屠家兄弟，業已先到，後面還有人來，此事非在天明以前，辦好不行，否則，便難免於牽連，師叔和諸位武師，來得這快，再妙沒有，屠氏兄弟，見他也是一身銀白色的皮衣，但未蒙面，無論是誰，也看不出是雷老本身，屠蕃如非相處年久，平日細心，又看出那一小粒朱痣，也決看不出來，好生驚佩，同聲禮謝，連說：公孫先生，真個周到仔細，使我弟兄，佔了現成，還免後患，至於此舉，功德之大，更不必說了，公孫雷知道文麟，快走的人，無須顧忌，屠李諸人，身家在此，雖然來時，全都帶有器具，終恐被人識破，早將三人，請向一旁，見他插口稱謝，也未多說，祇囑咐言動務要謹秘，即早分出兩人，去將公差攔住，說好再來，他如不聽，即速送信，自有方法應付，不必與之爭論，我想，他們祇有功劳可貪，賞號可得，人又那麼飯桶，以諸位武師的威望，決不致於說個不字，倒是你們形跡，萬露不得，否則，傳揚出去，這般凶孽，心毒手辣，一經成仇，便有無窮後患，當着這般人，以少開口爲是，連我夫妻的口音，俱都變過，並非怕人，專貴機密，將來也方便斷，屠氏兄弟，點頭應諾，文麟等他們說完，方始回答，笑說你真太謙，我如何能與你比，以後諸事，還要請你指教呢，我決非謙虛，實在初次下山，一樣外行，一切請你作主，決無二說，這樣對我謙虛，我反慚愧

了，公孫雷方答，師叔，不是這樣說法，休說師叔，是我會長，便以事情而論，也是一人智短，衆人計長，等人到齊，還要經過大家仔細商量，以免露出破綻，這關係許多人的安危之事，如何能由弟子一人作主，獨斷獨行呢，四人正談說間，後面的人，也陸續趕到，由李長生，引了進來，公孫雷留下兩人，看守賊黨，引到後面地室之中，經過仔細商計，仍按前策，分別行事，恰巧內有兩人，一家至戚，一家兄弟，均是家居不遠，地勢也極幽靜，俱由廟旁，打開一洞，把所有婦女，護送出去，連前面賊黨，均不使知道，由四個得力徒弟護送，編好一套說詞，作爲燒香翻船的婦女，逃來此地，好在廟中，東西現成，容易裝扮，事前又令兩個腿快的，取來許多鄉下婦女所穿的衣服，裝扮起來，仗着人數不多，祇十五個，分成兩起，送到離村將近，將火把點起，前往投宿，住上一兩日，再由衆人設法，送他回去，另外還有十來個，都是遠近村落中的少年婦女，年紀較長，更是省事，也有數人，分途送回，好在這般人，都帶有不少財物，本人固不肯洩漏，就是父母家人曉得，也不致於張揚出去，這些俠義之士，又未露出本來面目，說也不怕，另一面由公孫夫婦爲首，將學過武功的賊黨，破了真氣，連那不曾武功的，一律警告，明言利害，並令見了公差，如何說法，未等天明，完全停當，屠李師徒，早已分人去將公差，迎頭截住，照公孫雷所說的話辦理，公孫改也早回轉，父子夫

妻三人，連同文麟，均不願和這些公門中人相見，爲防萬一，祇在暗中戒備，等到事完，兩個生擒到案的惡賊，也被押解起身，方始回轉，屠李二人，還要幫助善後，比較後走，老少四人，先尋一無人之處，公孫雷等三人，先將帶去的衣服換掉，回復平日面目打扮之後，再向文麟密告，說這五賊，尙是么麼小醜，不足爲奇，厲害的還在後面，廟中賊道，也是異派餘孽，昨夜雖然大快人心，爲當地百姓，除此一個大害，但是強敵，已在途中，不久必要尋來，從此不免多事，弟子夫妻，未必能夠勝任，師叔言動，也要小心，不可露出形跡。還有昨日早起，我便聽說，由此去往灌縣一帶，時有奇裝異服的人出現，形跡可疑，料是苗疆凶孽，業已前來，心還着急，打算急不如快，先將成都這五個賊黨，和廟中惡道除去，剪去他的羽翼，等這些餘孽到來，相機行事，或是迎上前去，天明前改兒歸報，說那幾個奇裝異服的人，非但都是苗疆凶孽，還是內中幾個能手，本由青城山左道，一路騷擾而來，不料昨日黃昏以前竟被兩位少年英雄除去。這兩人年紀甚輕，也不知他姓名來歷，改兒歸途，方始聽人說起，那人也是一位隱迹風塵的異人。曾經眼見雙方在樹林之中惡鬥，少年男女二人，最大的不過十六七歲，女的身材矮小，看去更是年輕，本領却是極高，竟將六個敵人。先後一齊除去，一個不留，這位老友，起初原是異派中人，和我夫妻，是老相識，十年前被他尋來此地，本想勸我，和他一黨，結果被

我夫妻，勸說過來，由此隱居旅邸，祇是輕易不大多事，這次去往滙縣訪友，路遇這幾個異派凶孽，沿途騷擾，弄兇為惡，殺害良民，實在看不過去，他又人單勢孤，不敢與之明敵；正打算探明底細，回來和我商議，如何設法，將其除去，尾隨了一段，不知怎的，會被敵人警覺，向其叫陣恫嚇；此人素來性傲，忍不住氣憤，意欲與之一拚，還未開口，專有湊巧，這兩位少年英雄，正在旁邊樹林之內，當是說他，本來就想吃乾飯，上前動手，開言，立時縱出，敵人好似出於意外，問他來歷姓名，俱都不答，那位小女俠，出手更快，由林中，跟踪縱出，剛一照面，便殺死一個，打傷一個，下餘四賊，自更激怒，各以全力掙鬥，先後不過頓飯光景，又被打死了兩個，受傷的一個，也被追上殺死，還有兩賊，全是苗裝，看出不妙，想要逃走，被這位朋友，打落水狗，迎頭截住，冷不防打了他一皮條杖，當時穿胸而過，另一賊自然無法逃走，被那男女二俠，打倒擒住，問明苗疆派來的孽徒，和所作所為，實在萬惡，也同殺死，那兩位少年英雄，一望而知是正派門下新下山的弟子，豈道真有峨嵋青城兩派之長，匆匆識了幾句，幫助他們，將尸首血跡去掉，以免連累善良，便各分手，那二人均頗天真，不會回問，說是身有要事，並還知道弟子夫婦，在此隱居，便未與之多談，連夜趕回成都，祇當弟子，知道兩人來歷，方想明早訪問，途遇改兒，說起殺賊除害之事，知已成功，也



未跟來，約定今日午後相見，可是弟子未聽師父說起，有這兩位少年同門，心裏猜想，也許便是師叔所說狄龍子陶珊兒他們，改兒偏是心粗，急於往尋那些公差，此人既不願人知道他的根底，更不願見公門中人，雙方以爲午後便可相見，也未細問形貌，和所用兵器，是否身邊帶有師叔所說的仙人掌，聽他兩人口氣，成郡似已不會再來，師叔可知去年峨嵋後山，闖王溝前動手的少年英雄，却是誰麼，文麟不知公孫雷，另有用意，又見當地偏僻，四外無人，反正無事，便將峨嵋衆小兄妹，來歷姓名，一一說出，公孫雷聞言喜道，照師叔所說，後起師弟，共纔不滿十人，這兩少年男女，不是沈煌明霞，便是狄陶二人了，師叔先請回到李家，等我和這位朋友，見面之後，問明詳情，夜來必往李家稟告，祇請事簡，休要說起，免得主人費事，弟子早知屠李三位武師，對我留意，他們人也不差，昨日又被看破踪跡，本要尋他，囑咐幾句，見面無妨，祇盼他們，休對門人說起，便感盛情了，話已說完，如無別的吩咐，我們仍分兩路，師叔先請，恕弟子不奉陪了，文麟點頭笑說，屠李三人，深知輕重，先已談過，不致走口，祇管放心，雙方約定夜來再見，便各分手，文麟回到李家，因在林中，談了一陣，屠李師徒諸人，又是上來便與公差說好，無論如何，決不出面，祇託轉向縣官致意，賊已擒到，怎麼定案都行，也不要什酬勞獎賞，祇不要他出面，便極感幸，不多一會，也就回轉，雖有幾

人，看出文麟。步法太快，不是尋常人物，但屠屠三人，暗中囑咐，說這一位外方來的異人，不喜異生人相見，不令近前，這些人又都後輩門人，自然應諾，並無一人跟來，滿擬文麟，至少要到三月底邊才走，所等的人，也未見到，一時不會起身，便文麟也是這等想法，且喜大鬧成都的五賊，連仙桃觀的賊道莫長修，俱都除去，苗疆派出的幾個凶孽，又為兩個少年英雄所殺，賓主商談了一陣，打了一個午睡，黃昏前起身，吃完夜飯，文麟正準備，由明早起，每日去往望江樓守候，看卡老人來未，公孫夫婦，是他徒弟，老人如來，斷無不知之理，師父却令自己，去往望江樓守候，是何原故，賓主四人，正在互談昨夜之事，對於公孫夫婦，老少三人，萬分佩服，文麟也將公孫常所說轉告，屠屠李三人，休把此事真相，洩漏出去，並向三娃囑咐，不令走口，便是同去的門人問起，也祇照着昨夜雙方相見時的稱呼口氣回答，作為動手的，是另外三個隱名好友，好在昨夜三人，都是一身從來無人見過的裝束，未現本來面目，公孫雷又比平日長了好些，誰也想不到，那便是雷家藥舖的老少三人，一面談起明日將往望江樓守候之事，忽見四簾起處，走進一個猿背蜂腰，年約三十以內的白衣少年，屠屠一見，便認出是那日出門以前，來尋文麟，自稱姓熊的公孫雷本來面目，室中賓主四人的耳目，何等靈敏，又是夜盡更深，來人突然走進，三個主人不說，連周文麟，那樣得有峨嵋真傳的

人，也未警覺，心方驚佩，公孫雷已朝四人，分別禮見，再向文麟笑道，家師方才有所指，說他老人家，將往雲南有事，看意思，在此兩三月內，恐難回轉，也未堪起師叔一季，倒是那兩少年男女，信上却曾提到，正是隨子，瑯兒，兩位師弟妹，並還不止他們兩人，另外兩位，不知何故，殺那幾個凶孽時，不曾露面，他們現往別處，也未說明所去何地，信已帶來，師叔可要一看麼，文麟聞言，大為驚疑，接信一看，果與公孫雷所說相同，暗忖，師父向來行事，均有安排，這次事情怎會中變，就說卞師兄，臨時有事，他老人家，斷無不知之理，再一回憶下山所說的話，公孫雷是卞師兄門人，我已和他見面，有事必能得知，偏說武侯祠藥舖，尋人不見，便去望江樓守候，其中必有原因，師父人已離山，回去請問，也見他不到，又不令我往峨嵋尋人，此時無處可去，還是遵奉師命，先到望江樓，等上幾天，到了三月底邊，卞師兄如不回來，師父想必命人傳話，再不憑着師傅，拚受險難，孤身趕往後還嶺，取那寶劍寶鈎，也是一樣，主意打定，見公孫雷，目光正注自己，似等回答，當着外人，不便深說，便告以恩師所說，決不會差，我想，你師父三月底邊，多半回來，打算等到那時再說，你看如何，公孫雷略一遲疑，笑容，我雖料師父，短時期內，決來不及趕回，不過事情難說，太師伯這等說法，總有用意，等到三月底邊不來，再定行止也好，文麟見他答話，遲疑不決，中間隔

次欲言又止，恰巧主人知趣，恐他二人，有什機密的話要說，託故避開，留下李長生一人作陪，也借取開水爲由，走往外面，文驤低聲問，你還有什話說沒有，公孫雷美答，弟子也因簡大師伯，向無虛言，這次再情，竟會中變，莫測高深，有些奇怪，並無別的話說，主人似恐我們，有什背人的話，借故避開，等他們回來，談上一陣，弟子也要告辭了，文驤見他，並無話說，也就放過，祇將狄龍子殺賊之事，談了一陣，據那眼見的人說，兩小姊妹，果有一柄仙人掌，還有一口寶劍，動作如飛，本領高極，一會，屠步三人，相繼回轉，各道失陪，跟着，送上消夜，公孫雷見主人，業已辦好酒食，文驤幫着留客，不便推謝，這三個主人，又均正派，也就不作客套，賓主五人，且談且飲，快到天明，方始分手，文驤見了卞老人的信，如其日內，不會來此，前半個月，並未往望江樓去，每日均由主人，陪同往遊各地名勝，直到三月中旬，方始去望江樓上等候，本意老人就來，也在三月下旬，目前決不會來，還覺此是謾違師命，明知人還未到，仍往守候，以防萬一相左，並且近來差不多每日均與公孫雷相見，那有錯過之理，誰知一時疏忽，卞老人那封信，非但另有用意，並且還是成語所發，因他師徒，不會相見，不知文驤，住在李家，本身之事又忙，送信那日不錄，第二日起，還往望江樓，去了兩次，方始起身，因不知文驤，奉命尋他，暫時又不願見公孫夫婦，匆匆把事辦完，

便自起身，公孫雷先那兩天，正忙着殺賊除害，又與人有約會，行醫之事更忙，一直未往望江樓去，卞老人當時變換形貌，常人認他不出，以致三方面，全都錯過，文麟，公孫雷，都不知道，連去了三天，這日又和公孫雷見面，還會談起，望江樓守候，徒勞無功，人不會來，文麟對師恭謹，覺着師父，既這等說，便應照辦，分手之後，又去樓上，吃茶守候，因連去了兩三天，樓上么師，極已相熟，文麟入川多年，一口川音，人又和氣大方，和誰都談得來，這日恰巧天陰落雨，客人甚少，一時無聊，那么師恰是李長生的徒弟，從第一次見面，便知對方，不是尋常人物，否則，屠李二位武師，那日不會這樣尊敬，早就留心，文麟却未將他記住，見他招呼周到，時刻隨伺在旁，對於別的客人，並不這樣，心中奇怪，早想探詢，這時一談，才知是屠李二人門下，雙方越談越投機，忽然動念，暗忖，聽公孫雷說，卞老人當時來此，形貌裝束，也常變易，雖然他一見我，必要招呼，多一耳目，免得無意之中錯過，豈不也好，便向對方探詢，可有這樣一個賣藥的老人，剛問不幾句，么師已先驚笑道，這位老人家，說的就是你麼，文麟大驚問故，原來那么師，也是一個有心人，加以平日，見得人多，早就覺着那個賣藥的老人，醫道如神，許多異處，但是老人，化裝來此，並未看出，因為平日留心，這日，老人又化裝前來，恰巧末一天臨去以前，向其留話，說我去後，如有一姓周的少年人尋

我，可說，我要去往雲貴，採買藥材，暫時不會回轉，無須每日來此空候，他的事等將來見面，再作打算吧，我先拿他不準，祇覺這位客人，年紀並不甚高，他那一部長髯，和賣藥那位，好些相仿，顏色偏又黑白不同，忽然想起，這裏每兩月，必有一位長鬍子客人到來，這位賣藥老，從來不會與之同時走進，師父師伯他們，有一次又在暗中囑咐，命我留意，看那賣藥老人的行動，和雷公道，是什稱呼，正想，這位客人，和賣藥老，雖然高矮胖瘦不同，如由側面去看，許多相似，他便將我，喊到面前，說我聰明，留下幾句話，便自走去，他頭兩天來，祇是一盃淡茶，憑窗坐上些時，不大說話，也無同伴，第三天仍坐原處，忽然上來一個小和尚，和他談了一陣，還吃了許多素點心，小和尚剛走，他神氣彷彿有些爲難，又呆了盞茶光景，才留的話，從此便未再來，你老人家打聽的，雖是那賣藥老人，但他自從去冬，來此賣藥，共祇留了十來天，今年還未見過，這位客人，一部長髯，與你所問，好些相同，所說也是一位姓周的，與你老人家，年貌一樣，非是這位老公公不可，不然，還有那個，文麟聞言，自知誤了大事，急得心裏亂跳，那末師父又祇顧回憶前情，覺着這位異人的形跡，被他看破，料得一斷不差，心中得意，對於老人所說，端陽節前必回之事，竟自忘了提起，文麟萬分憂急之下，暗付，卞師兄果然在此等我，他這門人，俱都隱瞞，可知事關重要，聽么師所說口

氣，分明歸期難定，雖有見面再談之言，知是幾時，久聞依違嶺，山路峻險，並有異派餘孽，常時往來，走時，師父又曾再三囑咐，不可誤事，萬一卞師兄，不知細底，所說兩隻鳥，是在端節之後，同非誤事不可，便在端節以前，由仙桃觀，殺賊算起，就他回來，也剩不了多少日子，稍一耽擱，便難挽救，自來勸能補拙，不如日內起身，照着那日預計，孤身一人，拚冒險，去往依違嶺一行，成功更好，如其不成，再往回走，來此時候，不過多受一次跋涉，有什麼干，主意打定，又向么師，仔細盤問，一個越越像，一個越越像，斷定沒有第二人，只得囑咐么師，此事不可對人說起，卞老人如來，可說自己，爲了與之相左，恐怕誤事，已自起身，往尋一位獲姓上官的開門去了，請他務必幫忙等語，文驤原因此事，萬分機密，這等說法，卞老人一聽而知，即便洩漏出去，未將依違嶺幻波池說出，也無妨礙，走時，並將自己住址，暗告么師，以防老人，忽又趕回，未走以前，還可相見，匆匆回轉寧家，苦思盤算了兩日，中間又去望江樓兩次，均無影跡，決計孤身上路，走前想起，卞師兄行事，雖極機密，爲何連自己門人，也不令知道，公孫雷夫婦，對我十分尊重，經過多日相察，看出他人極好，他對此事，雖因人太恭謹，不敢主張，每一談起，看那神情，十分注意，如和他師父一樣，就此走去，不與明言，未免不好意思，再說，依違嶺幻波池，祇聽師父指點，並未去過，

孫夫婦，在中師見囚下多年，也許知道途向，如何走法，多此一人打聽，總好得多，走近雷家門前，想編造公孫夫婦那日，曾說，自從昔年失足，師傅寶劍，被一位老頭攔收去之後，始終無劍可用，多少年來，始終不敢回師求說，少此一件利器，防身除害，許多不便，上次大破仙桃觀，用的還是乃妻那口寶劍，所佩雙劍之一，公孫改更連連手兵器都沒有，這盛大力相助，見了乃師，代為求說等語，所說的話，似乎有因，莫怪卞師見本心，恐他裏面被誰取劍，故此不令得知，再一回憶師父簡冰如分手以前，也未提過公孫雷，乃本門師姪，較有事要萬分機密，人前不可洩漏之言，自己偏是心粗氣忽，以為公孫雷，本領較高，平日行醫為務，有口皆碑，又是卞師兄的大弟子，不是外人，以後的事，還要向他求教，再說，這等多年師姪，決無背他行事之理，竟將來廣告知，此時才得想起，內裏還有文章，心中疑慮，一面又代自己解釋，認為一個人，不應自私自利，何況這等勇於為善的本門中人，看他那樣謹慎細心，決不致於誤我的事，如說隨他前往，所以隱密，更不合理，休說幻波池，寶劍寶劍頗多，我去了也祇取他一件，祇要為人正正，不是拿去為據，誰都可以到學，以恩師的為人，怎會存此門戶之見，師父如其防我走口，認為公孫雷，人不可靠，事前也應明言，那有明知雙方本門中人，既與見面，必難免於洩漏，事前不提一事，使我無知誤事，斷無此理，念頭一轉，



又想起公孫夫婦，勤苦耐勞，種種義俠行爲，實在真好，反正事已至此，索性探他口氣，如願同往取劍，多上兩三個幫手，彼此均易成功，就是恩師見怪，也非無話可答，恩師爲人，又那麼通情入理，從無一毫自私之念，如能成功，豈不都好，想到這裏，胆氣立壯，人也走到，見藥舖裏面，人都圍滿，正是交易最忙的時候，便走進去，也無法多說，正裝買客，在外徘徊，打算尋到人少一點，再行將其引往無人之處，與之明言，並探口氣，忽見郝靈瑤，由房後菜園中繞出，笑說，客人要的藥，我們已代製好，現在前面買主太多，正在忙亂，請由後面繞進，看了藥膏，再付藥錢吧，文麟會意，目前原往公孫後園去過，到了裏面，靈瑤重又遇見，悄聲一說，才知公孫雷父子，當日交還去明，便被一位多年未見的老前輩喊走，聽了口氣，好似有什麼事情，要他去辦，要六七天才回，爲了走時匆忙，又知文麟暫時還不會走，就走也在三月下旬，他已趕回。未及幾日辭別，行時留話，等文麟尋來，再行面告等語，文麟本想告以來意，變一想，靈瑤雖是公孫雷之妻，一則，出身異派，二則，應父命教，事要機密，先已走了口風，還是謹慎一些的好，何況公孫雷對我，那樣恭謹，兩日未見，竟會不辭而別，又連乃子公孫改，一同上路，許多可疑，我雖不該以小人之心待人，疑他私往幻波池取劍，到底小心爲上，先打算說去峨嵋訪友，無奈雙方，平日情份頗深，平素又不會說謊話，祇得對靈

瑁說，久候卡師兄不來，日前開出，至少要兩月之後，才能見到，反正無事，意欲往辦一事，使自已長點經歷，三月底到四月中旬，必要回轉成都，令師如回，請代稟告，說完，方覺又露口風，暗查靈瑁，諾諾連聲，彷彿不會在意，也就放開。前一天已向主人辭別，說要出去訪友，預計往返半個多月，萬一卡老人尋來，不妨請他也往相見等語，屠李三人，知道這類異人，留他不住，訪友之言，乃是託詞，好在對方，還要再來，也就不曾堅留，等文麟回到李家，乾糧衣物，均已準備停當；文麟推託不掉，加以文麟到後，主人雖然一直閉門謝客，不令生人來見，但是兩家子女，連同長生兩個大兒子，均由外面喊回，一同請求指教，先要拜師，因文麟再三辭謝，推說，剛離師門，未奉師命，實在不敢自主，尤其本門劍訣，便是各位師長門下男女弟子，不將對方心志爲人，試準以前，也是不肯傳授，何況我的功力尙淺，也難爲人師，至於那些紮根基的功夫，和應敵的手法，蒙諸位盛意虛心，我也不辭淺陋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何必非要拜師不可，衆人知是實情，便未勉強，每日用功極勤，照樣尊如師長，所送東西，也非尋常水禮，和貴重財物，設想周到，樣樣輕巧堅實，打起來祇一個小包袱，但無一件不合山行野宿之用，話又十分得體，祇管於心不妄，並不好意思拒絕，勉強稱謝收下，當日起身，往依還嶺走去，離開成都，不遠，便走入山路，文麟得有師門真傳，先在巖壩，

根基紮得又厚，簡冰如旗前，早疏防到他與下老人要相左，爲恐狹路逢凶，遇見異派中的餘孽，所走山路，均有圖說，文驛心細，恐落人手，早經背熟，記在胸中，沿途雖是接連不斷的高山峻嶺，森林幽谷，和奇熱奇寒，毒蛇猛獸，出沒之區，孤身一人，此行艱險長路，並未放在心上，走將起來，更是迅速，不消多日，依還嶺便自在望，立處乃是雷雲依還嶺的寶蓋峯頂，還有三十來里，便是環繞依還嶺的那條廣大無比的絕壑，中間環隔着幾條深谷，眼望前面山上，雖然經過一場大地震，昔年幻波池宮室，業已水沉地底，被山水所淹沒，此去連故址，也尋他不到，表面看去，照樣還是水碧山青，繁花似錦，天光嵐影，上下間齊，一片靈奇清麗之境，遠望已是如此幽美，身臨其間，更不知如何好法，再想到一路尋來，並未遇見敵人形跡，雖有毒蛇猛獸，和偶然遇到的苗疆之類野人，均未爲害，天氣又這樣好法，眼望成功在即，不禁興奮起來，當時精神大振，剛要往前趕去，忽然想到下山以前，師父再三囑咐，令我先繞到寶蓋峯頂，暗中觀察好了形勢，立即下降，照他所說途向，由兩條深谷之中，繞到壑邊，再行兼渡，方才一時乘興，獨立峯頂，四顧蒼茫，全無一點戒心，也未照着師父所說，掩身查看，大非所宜，且喜到處靜謐的，空山寂寂，水流花放，仔細查看，並無一個人影，如照師長所料，被異派餘孽，來此看破，豈不大糟，想到這裏，心生警覺，立時離開明處，掩往

崖石後面，二次仔細窺探了一陣，兩面山嶺上，祇有山鳥飛鳴，幽鹿往來，悠然自得，始終不見人影，也不像是有人光景，心雖放寬，因知自己，功力尙差，孤身一人，不敢大意，明見前面無人，仍照簡冰如所說，往深谷之中，掩將過去，一路無事，人也走到谷中。前面依遠嶺的山容，已被危崖擋住，來路實蓋峯頂一帶，已同望過幾次，都是靜悄悄的，斷定方才踪跡，無人發現，並覺師父，說得稍過，這裏如此安靜，何以走時那樣再三誦誡，彷彿此山，隨時隨地，都可遇見仇敵神氣，因見再往前走，連來路峯頂，也快被山崖遮住，無意之中，探頭回看，日光到處，方覺大片山峯，仍和先前一樣沉寂，猛瞥見峯頂上面，似有一黑一白，兩個小點移動，心中生疑，定睛一看，又多出一個黑點，才知那是三個人，這時陽光正照，上下相隔，又高又遠，所以抬頭，不會看清，這一驚，實非小可，暗忖，我剛由上面，飛跑下來，臨去以前，還曾仔細窺探，那一面俱都見到，對面依遠嶺，和來路一帶，固是一目了然，便是左右兩面，也都仔細看過，幾曾見到絲毫人影，峯後均是高山峻嶺，峭壁排空，先前經過之地，離開峯頂甚遠，中間峭壁一帶，無路上下，又是黃山，草木不生，居高臨下，怎麼也能看出一點影跡，就算有人，自己由峯頂上，飛馳到此，路並不少，高低相隔，還未算在其內，這三人就是會飛，也無如此神速，如說隱藏附近，斷無不見踪跡之理，孤身犯險，遇此奇

事，又知當地來的，十九峯派因孽，對方人多，看他飛登峯頂的來勢，決非易與；你說和他爭取寶劍寶鈎，便是踪跡，被他看破，也是凶多吉少，可見恩師所料，一點不差，如走直路，仗着師傅本領，就此飛渡絕壑，不等到邊，已被看破，看敵人絕頂憑臨，目中無人之狀，對面嶺上，是否還有同黨，尙不可知，心中愁急，正有一些胆怯，忽然看出峯頂三人，身量彷彿不高，像是兩男一女，始終面對依還嶺，並未側顧，分明還未發現自己，否則，決無如此安靜，方想，這三個異派餘孽，真個胆大，聽師父說，此是蛾蟻派極盛時，門下男女弟子，發揚光大之所，最有名的幾位女俠，像易靜，賴姑，李英瓊，和威震羣邪的女俠上官紅，均在這裏，住過多年，當幻波池開府之時，異派羣邪，聞名喪胆，直無一人，敢來這裏走動，後來爲了一事，遷往海外，因恐地底宮室，被異派餘孽，來此盤踞，將來又出害人，特意將他毀掉，同時又發生了地震，幻波池洞府，雖已陸沉，一般劍俠高人，不時仍要來此徘徊登臨，遊玩山景，這三人竟敢公然到這寶蓋峯頂，流連不去，絲毫不曾掩蔽，且喜自己夫被發現，還是幸事，心中尋思，朝外窺探了一陣，本意是想等那峯頂三人，或去或留，相機行事，後見三人同立，並無去意，暗忖，這三個對頭，不知何時才走，也不知他是什麼用意，長此相持，等到幾時，再說，從去年底起，兩次自告奮勇，學成下山，師父也祇勉勵，從未勸止，如其不能信任，師

分怎會令我來此，犯此奇險，如因出身文人，從未和人動手，初次臨敵，便自胆怯心慌，豈非笑話。這兩條山谷，如照師父所說走法，還有不少的路，才能繞到絕壑前面，比較最仄之處，那是一個隱在危崖下面的缺口，斜對面是一大片不知名的花樹，兩崖形勢，均極隱僻，祇要來路中間一段，貼着左邊崖壁，掩身繞過，尋到缺口，便可飛越過去，除非有人事前知道，守在對面，決不致於被他看破，到了對岸，稍為細心，貼着沿途崖石花樹，掩到靜瓊谷裏，非但可以隱身，住在昔年幾位同門師姊所留的崖洞裏面，不致被人發現，便與敵人，同時到達，或是先後相遇，仗着這條山谷，地震之後，形勢已變，並有許多亂石花樹遮避，外觀彷彿是片長滿繁花的斜坡，決看不出下面藏有一條山谷，谷中又有兩條密徑，可通藏珍之所，當地偏在後山，危崖拔地，峭壁千尋，上下都是洞穴，外人不知細底，決尋不到真正藏處，自己却可按照圖解，記明形勢上下，隱藏出沒，隨意通行，除尋到正洞以前，先被敵人看破，迎頭攔住，那是非拚不可，藏在靜瓊谷崖洞之中，固然無妨。便是到達當地，無論什麼洞穴，祇將圖式記準，人已鑽將進去，就是敵人隨後追到，也可照着師傅應付之法，掩藏閃避，決不致於受害，我偏這樣胆小，呆在這裏作什，心念一動，胆氣立壯，偷看峯頂三人，仍和沒事人一般，竟坐了下來，內中一個，似被崖石擋住，下餘二人，尚在說笑，斷定踪跡不會被

敵人看破，對方不知何故，業已來到依遠嶺的前面峯上，共祇一壑之隔，那麼好的風景，却不過去。守在這樣草木不生的孤峯頂上，還不肯走，是何原故，照此情勢，如由左側谷中掩去，祇要渡過絕壑以後，不往這面空曠之處走動，決可無事，想到這裏，當時起身，繞着山徑，掩身飛馳，不消多時，尋到地頭，那崖缺口，形勢奇特，當初好似一根極長大的石梁，架在絕壑中腰，崖壁之上，兩面均可相連，不知何年折斷，祇剩這面，還有一段，不會下落，突伸出去十好幾丈，上面滿佈苔蘚，宛如一根簞子，擋在來路這面危崖腰上，離開上面，雖有十餘丈，但與來路深谷相通，有一條彎曲的裂縫，可以走下，上面看去，絕壑兩岸，非但不仄，這一帶反而更深更闊，斷石梁的對面，又是一條長滿藤樹的裂縫，離開斷梁，並不甚遠，絕壑環繞依還嶺，蜿蜒如帶，石梁上下，相隔又深，左近還有兩條大瀑布，崖上地形更險，簡直沒有立足之處，休說人立寶蓋峯頂，和寶城山一帶，看不出來，便是有人，立在上面，往下窺探，祇在三五丈外，也難發現，端的形勢奇險，隱微異常，心中暗喜，忙即施展師傳，悄悄飛越過去，到了對面裂縫，從路走上，已是花林深處，那些花樹，多半又高又大，還有好些千百年以上的古木，由裏望外，回看寶蓋峯頂，均頗奇事，仔細一想，覺着先在峯頂遙望，這片花林，彷彿見到，並未見人，照吐情事，有人藏在花林裏面，或在左近走動，也是看不出來，

峯頂三人，此時不知何往，也不知是什麼道路，此來必與藏珍有關，也許看好形勢，業已起身，準備越過絕壑，前往下手，好在後山峭壁，又高又大，上面崖洞，有一兩百，大小形式，均各不同，藏珍入口，有十多處，地勢尤爲曲折隱秘，外人不易尋到，即便誤打誤撞，走將進去，女俠上官紅所留碑文，外人先看不出他的用意，而那許多珍藏，存放之處，巧妙無比，有的就在眼前，却看不出，外面均有銅泥包裹，既像頑石，又像生鐵，既笨且重，非但不易分辨，就是拿去，沒有天一真水，或是師父所賜靈藥化煉，也取不出來，事情必須穩紮穩打，大敵當前，更要慎重，還是照着原定，尋到靜瓊谷山洞之中，有了棲身之地，將身帶這些不相干的東西放下，祇帶兵刃暗器，和師父所交革靈藥瓶，掩往一試，穩妥得多，主意打定，因那三人，已不再見，恐其隨後趕來，又恐依還嶺上，還有他的同黨，仗着那些花樹，雖極高大繁茂，容易掩藏，下面行列頗稀，人在花林之下行走，又是清涼，又是芳香，加以林中好鳥嬌鳴，見人不驚，照樣飛躍穿行，鳴聲上下，地上淺草如茵，又軟又細，就是敵人經過，祇不弄出別的響聲，也不致於被他驚覺，文麟不知自己，武功劍術，均非尋常，老覺功力不濟，樣樣小心，一路掩身飛馳，居然尋到靜瓊谷底，沿途留神窺聽，并未見到敵人踪跡，照他登高眺望情景，也許還未來過，如照師父所說，是個不知地理的異派中人，休說靜瓊谷，這類隱僻之



所，不會尋到，便是後山，藏珍所在，也要費上許多事，繞走許多冤枉路，才能到達，由靜瓊谷起身，還有兩條秘徑，比較要近得多，想搶在敵人前面，到了藏珍洞中，然後相機應付，好在這一帶，已不怕人尋來，便將腳底加快，一路飛馳，先尋到以前衆弟子所居山洞，上下一看，果然好極，匆匆放下包袱，連乾糧都顧不得多吃，重又起身，照通往後山的秘徑，飛馳趕去，到後一看，當地乃是一片草原，許多奇峯怪石，宛如靈骨撐空，朵雲自起，本就靈秀已極，峯石上下，又稀落落生着許多各式各種的花樹修竹，石縫之中，蘭蕙飄拂，清馨撲鼻，景更幽麗，對面湧起一片參天峭壁，形勢奇險，却又不是通體削立，祇管有些前傾，但多有路可上，那一二百個洞穴，也極奇怪，多半顯露在外，彷彿中空，山風過處，發出各種響聲，本極清洪好聽，崖角一邊，又掛着大小兩條瀑布，下面一條廣溪，水既清淺，溪底更多怪石，高低起伏，并不一致，那條瀑布，由崖頂上，倒掛下來，才祇兩丈，便被一片廣大的崖石接住，由此高高低低，大大小小，一層接一層，都是平崖突石，台階也似，到處都是隔斷，使得那兩條瀑布，時分時合，蜿蜒轉折而下，落向廣溪之中，溪水本急，再吃沿途怪石，在水中一擋，每隔一段，便翻湧起一大條浪花，盪盪過去，魚鱗也似，上面奔流急湍，滾滾不斷，下面碧碧如帶，水絲如髮，銀根飄拂，映得那水，綠油油的與水面上飛捲起來，銀花閃閃宛如玉

雪的浪層相映，四圍紅構青山，倒影其中，清鑒空虛，山風又不甚大，泉鳴瀑吼，松濤竹韻，空穴來風之聲，相與應和，匯成一片繁音細韻，老是那酸壯麗之中，雜以清柔，顯得十分勻稱，便多麼好的樂師，也奏不出這等天然美妙之音，耳目所及，全都使人片刻不捨離去，心正稱奇叫絕，再看這些隱秘的洞穴，十九外面均有怪石藤樹掩護，上面又都長滿極肥厚的碧苔，通體翠綠，雜以紅花，加以晴陽麗空，白雲如帶，處處都易迷人目，壯麗雄奇，無與倫比，自己雖得師父指教，圖說上面形勢，連同洞口外面標記，均早記熟，不是細心辨認，照樣也看不出來，知道淑珍的洞穴，深居地底，可是外洞入口，非但高高在上，中間并有許多奇景，與別的洞穴相連，不知底細的人，決尋不到，如由下面洞穴穿進，反易迷路，由上面大洞走進，多費心力，還要防備撞見敵人，好在事前，早有成算，四顧無人，再見上下，好幾處明暗的洞穴，外面苔蘚，均頗凌亂，并有剝落踐踏之處，惟獨自己預定去的洞口，苔蘚甚厚，不似有人去過，上下也較容易。路一張望，無什動靜，忙即飛身縱將進去，文麟以為崖前，地勢空曠，日暖風和，稍有動靜，便可看出，何況一直都在留心，仔細觀察，并未見到一點痕跡，祇想急不如快，首先搶到洞中，將寶劍寶鈎，取得一兩件，照着師傅方法，和石碑上面圖記，多則一日夜，少則三個時辰，將那外層鋼泥化去，手中有利器，便可防身對敵，就算敵人，此

時尋來，也可照師父所說，在這一二百個斷續相連的古怪山洞中，掩藏閃避，一面仍可將那藏珍取走，并不怕他作梗，誰知他這裏，剛一離開，立處一幢六七尺高的大山石後，忽然閃出兩個臂腿全露，身材不高，頭插烏羽，頸和雙手，均套金環，生得短小精悍，貌相獐惡的苗裝怪人，來這兩個，正是苗郎二凶孽的兩個愛徒，一名苟化，一名高朋，因奉師命，來此盜取藏珍，中途遇見惡道鄭天乾，說是日前聞報，有幾個正派門下，要往依還嶺，去取女俠上官紅所留藏珍，此去必須留意，并說，依還嶺藏珍，近年異派中人，屢次前往搜尋，費盡心力，均未尋到，有的并還受傷，不是山石崩裂，崖洞整片坍塌，將人打個筋斷骨折，便是誤落水洞之中，難於上來，前後并有幾人，送了性命，敵人還未遇見一個，已是如此凶險，何況敵人，又要前往，他乃本門中人，所留藏珍，必知細底，你二人連藏珍所在的後山，和入洞以前的準備，俱都不知，祇憑你師父一句話，冒失前往，也不想敵人的厲害，大是不妥，敵人既有大量藏珍，埋藏在彼，近年來還傳說在外，知道的人越來越多，對方竟會沒有防備，斷無此理，不是借此誘敵，便是地方隱秘深險，決非人力所能取到，你師父那樣脾氣，萬一吃虧回去，如何交待，依我之見，莫如算準敵人到前趕去，照我所說，先行埋伏，暫時不要入內，我知道敵人，在此數日之內，非去不可，等他到達，你再跟在後面，用你師傅毒火，搶那

成，穩當得多，就不得手，也不致於人伏受傷，苟高二賊徒，雖兇兇狡，依還嶺從未到過，不知惡道，因恨乃師驕狂，懷有陰謀，既想坐山觀虎鬥，又想從中取利，二賊如敗，自然相殘進退，如其得手，乘著無人得見，冷不防將其殺死，信那現成，還可推說敵人所殺，激怒苗郎二孽，大舉發難，自己這一面，却裝遵守峨嵋後山之約，已早預計行事，耐過了八月中秋，一切準備停當，再向敵人挑戰下帖，引往大雪山中，鬥寒比劍，報仇洩恨，二賊祇當雙方，同仇敵愾，本來不知依還嶺的底細，便與求教，照著所說，偷偷趕去，二賊乃苗郎二因孽最得意的門人，本領甚高，人更兇險，早在當地藏了多半日，正在心中不耐，忽然發現有人走來，一路東張西望，掩掩藏藏，動作十分仔細，仗著先到，早已看好形勢，來人又是初次下山，無什經歷，不知敵人，埋伏當地，隨同他的目光到處，和捉迷藏一般，左閃右避，竟未警覺，等到縱身入內，二賊立時跟踪掩往崖下，互打手式，低聲商計，依了苟化，還想守在外面，等對頭得手出來，暴起發難，將其殺死，奪了藏珍，再照所居之處，入洞搜索，高朋人更兇狡貪狂，胆子更大，力言共祇一個敵人，怕他作什，洞中藏珍甚多，鄭師叔說得那麼難法，近一兩年，來了好幾起人，內中不少能手，非但無一成功，有的人還送了命，洞中非有埋伏不可，藏珍之處，定必隱秘，我們如不乘機下手，方才這斷，不知是何來歷，看那神情，地理甚熟，

正可乘機入內，掩在他的身後，看清藏珍所在。看他如何取法，就在裏面，將其除去，豈不全可到手，否則，他祇一人，照那舉動，明是嶮嶮脊城留派門下，如其祇取一兩件走出，再想尋根究底，一網打盡，決非容易，還是跟蹤窺探，要強得多，正說之間，忽聽頭上，彷彿有人冷笑，二賊大驚，仰望離頭數尺，是一巖洞，瀑布松濤之聲，晃漾空山，先未測其，再聽已無動靜，一個疑是誤會，一個疑是方才擡去的敵人所發，但是對方，所經洞口，離地有好幾丈，偏在巖左，相隔二人立處，有十來丈，就是內裏相通，也無如此快法，剛一進去，便到了頭上，先頗驚疑，認爲如是先去敵人笑聲，決非尋常人物，及至靜心一聽，聽出空洞回音，稍爲一陣風過，便如八音齊奏，與泉聲松濤相和，十分熾耳，忽然醒悟，料是敵人，在側面洞中的笑聲，裏面洞穴相通，被風一吹，傳將出來，如被看破，就不發出動靜，也有下文，不會這樣安靜，就這樣，二賊仍不放心，高朋先朝笑聲來處的洞口縱去，入洞一看，裏面光景陰黑，又深又大，洞口却小，祇容一人，俯身而進，仗着練就目力，打一手式，令奇化在外接應，施展本領，飛馳了一轉，全洞看完，好生失望，原來據上，一二百個洞穴，多半相通，所去山洞，恰是一個死的，匆匆縱下，覺着前後就擱了些時日，方才必是聽錯，決計跟蹤掩進，便朝文麟所去洞口，試探着掩將進去，先提防前面是個勁敵，十分小心，那知文麟，空有一身

本領，并還深知地理，這類事從未做過，人又謹慎，惟恐有失，所進洞口，又是一條高低曲折的甬道，雖然練就目力，仍恐有失，先在外面，遠近眺望，又未見到人的影跡，心想，此洞奇景甚多，來時所記圖說，連步數都遠近，俱都記好，洞口一帶，陽光正照，如有敵人驚動，當時管覺，掩藏也來不及，一時疏忽，又見前段，路還好走，後半非但山石崎嶇，高低不平，光景更極黑暗，許多均出意料，竟將屠氏弟兄，爲他特製的千里火筒，晃燃照亮，并將寶劍，拔在手內，以防洞中萬一藏有蛇蟒之類，一面向圖說上面的形勢，避開不穩重的歧徑，向前走去，本意這樣，可以走快一點，免得把路走錯，轉折費事，萬一敵人驟來，照管師父所說，祇要明白兩左一右之勢，便是路路皆通，敵人兩次以外，無論多快，也追不上，并且步步皆爲他的險阻，兩三個灣一轉，休說追上自己，還要迷路，不是誤陷水洞，便是越走越遠，走到崖夾縫裏去，進退兩難，急切間休想走得出去，又走了一段，成了斜坡，比前好走，雖是時上時下，隨同洞徑，和蟲蛇的木板一樣，曲曲彎彎，盤旋轉折，也不知走了多深多遠，所經洞穴，也有二三十處，無一處不與圖說相同，心胆越壯，斷定無礙，不消片刻，便可尋到那三面是水包圍，當中心一塊石碑的藏珍洞穴之內，爲了入內越深，估計寶豎峯頂，所見三個敵人，就是隨後趕來，也決意不到這裏，起初走上一段，還要回頭窺探，側耳靜聽，沒有動靜，再往前

等，到了後來，估計離開藏珍之所越近，人更興奮，竟連頭也不會回顧，萬沒料到身後緊緊跟隨着兩個厲害凶孽，苟高二賊，入洞較遲，到時，文麟業已轉往下層，本來不會被他追上，祇爲中間一段，山石崎嶇，洞頂又有鐘乳下垂，文麟回顧身後洞口，已看不見，沒想到燈筒晃動，迴光反映，又在黑暗之中，越易看出，二賊身法，又極輕快，竟被望見前面亮光，飛也似趕將過來，本來也無如此容易，祇爲兩面壁上，怪石鐘乳甚多，容易藏伏，文麟在前，燈筒從未熄滅，所過之處，地勢全被二賊看去，相隔又近，文麟中間雖曾回顧，燈筒微動，二賊已先警覺，將身藏起，後來再一大意，始終不知身後，緊緊跟隨着兩個凶神惡煞，隨時皆可制他死命，這時處境，真個險極，文麟始而絲毫不曾警覺，後來走入藏珍洞的正路，相隔不遠，知道前面，還有一條半里來長，左旋右轉，上下曲折的奇怪甬道，便可到達，心方一喜，那甬道走還不到一半，下降越深，猛覺寒氣逼人，越往前越重，方想，這甬道真個奇怪，前途老是似斷還連，似有實無，除非記準圖解歌訣，和那上下顛倒的走法，又得了本門真傳，服過一粒六陽丸，休說不能走到，單這酷寒，便非常人，所能禁受，且喜成功在即，并無阻礙，忽聽前面，有人悲呻了一聲，空洞傳音，聽去淒厲刺耳，文麟斷定洞中無人，來前又將圖式記熟，全憑一股勇氣信心，朝前飛馳，忽然聽到這等幽靈也似的哀呻，這一帶景象，又是那等陰森

漣胸，冷氣陰風，一陣接一陣；侵上身來，雖仗功力精純，服過靈藥，不畏寒冷，到底也有一點恐怖的感覺，再聽這等異聲，由內傳來，事出意料，由不得毛髮皆立，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自無後退之理，忙將手中寶劍一緊，暗中戒備，用燈筒照看，往前走去，一面留神靜聽，前面悲呻，已早停止，師父所說石門，業將到達，相隔祇一兩丈，遙望裏面，黑洞洞的，與師父所說情景，好些不同，非但石門已開，燈光照處，門內那塊石碑，也未見到，祇當門不遠，放着一堆大石頭，心更驚疑，暗忖，自到依違嶺，沿途所見景物，無一處不與圖說相同，便洞徑中的標記，也是不差分毫，為何這詭頭的要緊所在，竟會變了樣子，石門大開，還在其次，那麼重大的一塊石碑，怎也不知去向，師父又說，碑上圖說文字，極難辨認，照他所說，仔細推詳，曉得藏處走法之後，再往前進，忠營洞中形勢，還要變化，必須立在一塊大石上，才可無事，不致受那誤傷，如今石碑不見，門前一堆怪石，難道先前有人來過，非但取走藏珍，連石碑也被盜去不成，再一想到方才所聞哀號之聲，好似十分慘痛，越想越生顧慮，忍不住開口喝問，何人在內，聲才出口，耳聽洞內，衆聲吶喊，嗡嗡震耳，彷彿風起雲湧之勢，又似有許多敵人鬼怪，喊殺而來神氣，暗道不好，身處深山古洞，由腹地底之內，又是孤身一人，遇到這樣非常之變，任是多大胆勇的人，也必心寒胆怯，何況文謙，又是一個無什經歷



的書生，心裏一慌，忙卽立定，仗劍戒備時，洞中異聲，仍未停歇，祇是由大而小，想了一陣，漸漸安靜下去，等了一陣，不見敵人鬼怪之類衝出，心中不解，再試喝問，異聲重又大作，這才聽出那是空洞回音，洞中孔竅石穴又多，稍爲大聲一呼，立起回音，發出洪轟，震撼全洞，半晌不絕，這才把心放定，正在暗笑自己疑心生暗鬼，照此形勢，可見平日所聞鬼怪奇蹟，都是一般身歷其境的人，遇見風吹草動，或是可疑形跡，心生恐懼，附會神怪，胆子又小，沒有深入考查，見人再一誇大其詞，以致附會傳說，越來越兇，根本并無其事，連方才悲呻，也是空穴來風，或是洞底水石相搏，發出來的嗚咽，這等陰森淒厲，暗如黑夜的地底古洞，怎會有人，隱藏在內，想到這裏，忽然瞥見前途暗影中，似有亮光透出，爲了光景黑暗，發光之處尙遠，屠李三人所贈千里火筒，前面是塊最好的水晶，內裏更有一層水銀，照得又遠又亮，當地業已深入地底，那條甬道，和前面大洞，三面都是寒泉包圍，比起來路，陰森得多，寒氣侵肌，又聽到一聲哀呻，致將心神分掉，全神貫注在那相離洞口丈許的亂石堆上，前面微光，又被強烈的燈光壓住，先祇當是洞中石鐘乳上的迴光反映，不曾留意，及至大聲發話，不料空洞回音，發出宏大的響聲，心生驚疑，立定戒備，惟恐洞中，伏有鬼怪敵人，順着燈光撲來，易受暗算，洞又黑暗，不便將燈去掉，往下一垂，光被前面怪石擋住，無意中發

現洞口石堆兩側，均頗光明，石堆後面，燈光不照之處，照樣黑暗，可是相隔五六丈以外，洞的深處，却有亮光映出，并還試出決非手中燈光反映，方始警覺，這樣深藏山腹地底的古洞，怎有亮光現出，心正奇怪，忽又聞得一聲與第一次所聞相同的哀痛悲號之聲，彷彿有人，被困在內，苦痛不堪，發出這種微弱的哀鳴，當時拿他不進，及至再聽了片刻，那哀呻似由洞底有光之處傳來，聽去苦痛已極，聲音也極衰弱，似斷似續，分明人已奄奄一息，如非空洞傳聲，簡直再近一點，也無法聽到，連問兩次，均無回答，語聲稍大，便震得嗡嗡响，越發試出那人，業已有氣無力，休說爲敵，連答句話的氣力都沒有，後來勉強聽出來救意思，文麟雖是醫生，人最肝胆義俠，最喜扶危濟困，覺着對方，已是傷病將死的人，非但沒有戒心，反到生出同情，竟將處境危險，和那陰森恐怖之景，忘去多半，救人心切，乘着一股熱念，手持燈筒，往裏走進，因覺洞中，既有生人被困，哀鳴求救，必是一時疏忽，受了重傷，被困時日，也必甚久，那亮光多半便是此人所帶燈火之類，照此形勢，內裏決無仇敵鬼怪藏伏，又料石碑，是在前面，并非當門而立，不是自己誤會地圖上面解說，便是師父本人，不會來過，以前洞門緊閉，不知內裏形勢，祇當碑在洞口，沒想到會在裏面，此洞比師父所說，似乎要大得多，內裏雖還不會細看，及此已可想見，此人先來，不問敵友，受了救命之恩，總有一點天良，

何況他又無力反抗，怎麼也能開出一點虛實，想到這裏，見洞內地勢平坦，繞過了那堆怪石，全是平地，石質晶瑩，堅滑如玉，雖有不少石鐘乳，上下林立，多半由洞頂倒掛下來，挺立地上的，祇稀落落有幾處，無一當路，燈光照處，泛彩浮光，閃動過千層體影，怪麗奪目，祇願救人，那有心情觀賞，連那大堆怪石，也未仔細查看，便朝哀呻來處，試探着尋去，因洞中回音激蕩，洪壯震耳，稍爲用力，全洞均受震撼，惟恐對方驚節，聽不出來，自己也防遇到危險，并還低聲慰問，說你在那裏，我來救你，無須害怕，不問你是什麼來歷，此時身在患難之中，就是以前爲惡，或是我的敵人，祇冀從此脫那歸正，也必救你出去，文麟原因近年依靈嶺藏珍，正邪各派，俱都有人知道，這被圍洞底的人，是否仇敵，并不可知，如果是正人，固應以全力，救他出險，便是異派仇敵，當此九死一生，萬分絕望之際，突來救星，也必感激，如肯回頭，使一惡人，改邪歸正，并因他的經歷，得到方便，自然兩全其美，否則，乘他無力反抗，非要來人相助之際，也可恩威并用，問明洞中虛實，以作覓取藏珍之用，豈不也好，故此上來，先用好言，將他穩住，却沒想到師父所說，一點不差，祇是洞中起了變化，但危機四伏，不止一樁，身後還跟着兩個囚星，如非方才第一次喝問，引起大陣回音震撼，將身後二賊，暫時嚇住，二次再問，敵人業已改變心意，早已死在二賊祭刀毒火之下，就這

樣這兩個異派因孽，已然緊隨身後，隨時均可發難，制他死命，先因洞門開放，與惡道鄭天乾所說相符，看出文麟神氣，亂似到了地頭，以及向被困人勸告的話，知已到蓬靈頭藏珍之所，兩次想下毒手，均因事情湊巧，被文麟無意之中，平安渡過，末了一次，又想由文麟救人時節，雙方問答之中，暗中窺聽對方來歷，和那藏珍如何取法，才未下那毒手，文麟自離洞口，全付心神，俱都貫注前面，始終不會回顧，雖然一時疏忽，不曾看破身後，原有二賊，無形中却佔了便宜，第一，這兩個異派因孽，才領劍術，既非尋常，又都帶有毒藥火器，文麟初經大敵，驟然相遇，稍一心慌，便非吃大虧不可，這一來，竟平平安安，直到那被困人的面前，還未到達，先就嚇了一跳，原來當地，重傷待死的，并不止一個，當地是穿洞的盡頭，祇是鐘乳甚多，又比前面高大，上面環路懸珠，宛如許多五光十色的水晶長絲，和天花寶蓋，大小寬仄不等，雜質錯列，成片成幢，疏密相同，一行下垂，最低的離地祇得丈許，因其又高又大，燈光照透，反增出高道霞光，更成奇觀，地上許多大小鐘乳，奇石怪峯，寶樹森立，拔地而起，也是有的有的，光怪陸離，幻彩千重，合取從來未見之奇，內有兩叢由上垂下的鐘乳林，似在到前不久，做一大片斷裂下來，下面兩叢丈許高，三四尺方圓的鐘乳晶筒，也被砸斷，碎晶斷乳，滿地亂落，祇得遍地都是，這類鐘乳，十九透明，暗中本就有些發亮，再吃燈光

一照，簡直成了珠寶異闕，氣象萬千，瑰麗奇詭，不可言狀。文麟第一眼瞥見的，是一具死尸，上半身埋在鐘乳的堆中，祇有兩脚一手，露出在外，鮮血四流，死狀頗慘，惟恐頂上鐘乳太多，萬一折斷，同時發現竟見亮光，似由地底，反照上來，閃在鐘乳上面，相隔既近，光也越亮，不用燈筒，方圓好幾丈內，已可看出，心生疑竇，又因未了兩次慰問，均無回答，連那苦痛哀聲，俱都停止，覺着死人上半身，已被鐘乳，打得稀爛，決無發聲之理，又覺地底怎會有光，隨時動念，便將脚步停住，看清形勢，再尋過去，因前有碎晶擋住，便往側面繞走，剛看出右側大片晶幕前面，地勢最寬，忽然發現一幢晶柱小峯之下，也倒着一具死尸，并還是個女子，連頭都被敵人斬落，料知先前，有人惡鬥，才會這等情景，得勝的人，必已尋到藏珍，得手而去，如是自己一面，就是驟遇強敵，將其殺死，不會這樣凌亂狼藉，得手就走，連死尸和受傷的人，都丟在這裏，不顧而去，要是異派門下，這死傷的人，必有正派的人在內，尤其那個受傷的人，方才還有聲音，兩具死尸，決不是他，想必尚在隱秘之處，也許就在下面地穴之中，想到這裏，越發關切，當發現第一具死尸時，業已看出鐘乳叢中，彷彿有一大洞，被鐘乳隔斷，走不過去，等到發現女尸，由鐘乳林中繞出，走時一看，大片晶幕前面，并非地穴，祇是地勢到此，忽然凹下，成了一片窪地，最深之處，不過丈許，下面都是大小鐘

乳，與沿途一見不同，最粗的不滿一尺，細的才得兩寸，夫夫小小，高高低低，根根向上，看去宛如刀山劍樹一般，五顏六色，光彩晶瑩，鋒利無比，通體幾有兩畝方圍，緊近來路一角，折斷了一大片，內裏伏着兩個道士，一個已死，倒在兩根乳之上，一根已斷，一根竟將死尸，由背心穿透，地上鮮血，尚滾未乾，分明替死不久，一個雖還未死，被一塊不知由何處滾落，方圓丈許的大晶石，將下半身壓住一緊，連腿折斷，連肉帶骨頭，一齊壓扁，但未分離，一腿骨仍亂在晶塊空隙之處。脚却斜露在外，受傷想也不輕，人是仰面朝天，臥在佈滿碎石的窪地角上，一手拿着一柄寶劍，寒光閃閃，晶眼生輝，另一手也拿着一件形似弩筒之物，腰間掛着一個小黑葫蘆，貌相和死人一樣兇惡，面上却帶着萬分苦痛之容，先將方才哀聲，乃是此人所發，想因下半身，業已糜爛，偏又無法脫出，稍爲轉動，痛徹心骨，苦痛不堪，未幾人到，業已痛死過去，繼一想，此事奇怪，先閉人看不出他路道，這兩個道士，穿得十分華麗，遠在其次，所用兵器，和他道等打扮，均與師父所說異派團體相同，貌相如此褻腐，一望而知，不是善良，可是這前後四人的死法，偏又不同，彷彿正在動手拚鬥，上面鐘乳，忽然斷落，以致竟傷慘死，但那女尸，又是被人將頭斬落，而這大塊壓斷人腿的晶石，四邊均無碎裂痕迹，是何原故，莫非還有什麼奇怪埋伏不成，以此情勢，這末了一個道士，已無法救

其出險，就能勉強救出，也難送他回去，何況人已沒有聲息，至少痛暈過去，身邊雖有靈藥，救醒過來，也祇增加他的痛苦，眼前形勢，許多莫測，是否末了一個，已早死去，另外還有一人，在彼求救，也不可不知，事情總是謹慎些好，決計全數查看明白，再作計較，因那道士，凶多吉少，四生無累，形貌那等兇惡，十九仇敵一面，并未走近細看，略爲尋思，便乘路搜索過去，起步以前，似覺死人，眼皮微抬，彷彿頭也略動，正要回看，猛瞥見前途亮光，忙即趕過，原來鐘乳林中，掛着一盞形似晶球的奇燈，祇得飯碗大小，不知內點何物，比自己的燈筒，還要明亮，因那鐘乳太密，又掛在窪地最深之處，燈光業被擋住，祇剩鐘乳尖上，映照的一點餘光，照到洞頂晶幕之上，再往外面，反映出去，所以遠望，并不甚亮，心想燈離死人兩三丈，前面必還有人，正沿着洞窪邊上，仔細尋將過去，忽聽來路那面，有人剛說得一聲，是誰將他殺死，隨聽另一人，強掙着顛聲低喝，道友發聲，快請過來，我有話說，文麟聽出末一個似是那晶石下面的道士，心中一驚，暗忖，對方既在同答，喊人過去，必有同黨在此，本意回身探看，猛觸靈機，急中生智，仗着師傳回功，忙把真氣一提，捨却原路，沿着那片窪地鐘乳林，順路飛馳，繞將過去，途中回顧，側耳靜聽，空洞傳音，稍爲有斷聲息，均可聽出，文麟原覺自己踪跡，必已被人看破，如往回走，非但前途那一片形勢，不會看明，

身後敵人，也必追來，如往回走，正好撞上，對方強弱虛實，人數多少，均不知道，就與動手，也等看清形勢，再行迎敵，因此一經警覺，便由上走下，恰巧前途半邊，乳林較稀，也較高，邊上空處甚多，地雖難走，仗着一身輕功，并不費事，人也被那身後鐘乳擋住，極易掩藏，這一情急，不知不覺把平日所學，施展出來，走得又穩又快，動作輕巧，飛馳大小乳林碎品之間，絲毫聲息皆無，後面追來的敵人，却是順着上面平地，跟踪窺探，想下毒手，驕狂輕傲，認定文麟，是條網中之魚，手到擒來，一路走動，均有聲音，又因初來，不知地理，忘了空洞傳音，方才與賊道，稍為低語，已被敵人聽去，人已隱往下面鐘乳林中，追了一段，不見踪影，先是怒喝發威，并令同黨，分途搜索，把守前面，莫被敵人逃走，文麟聽出方才發話那人，果是對頭凶孽，并還不止一個，業由後面追到，忿怒交加，剛把心一橫，待要迎敵，回走沒有幾步，忽見一條黃裝人影，由來路邊沿上，倏地轉身，口中怒吼，往後洞鐘乳林中趕去，所到之處，宛如一團銀電飛馳，照得沿途晶屏翠幕，鐘林玉乳，五光十色，掩映流輝，怒吼之聲，全洞皆起回音，聲勢甚是驚人，剛看出那賊，像個苗子，身後插着好些兵器，打扮得奇形怪狀，人更兇暴，手中似有一物，發光甚強，去路這面，就有語聲，已為所掩，不知方才所經之處，還有幾個敵人，如何死尸，也會說話，暗忖，事已至此，除却與之一拚，更



無善策，交麟功力，本非弱者，祇爲未經大敵。有些胆怯，此時勇氣一壯，更無顧忌，便由鐘乳林中，悄悄穿行。遇到死尸所在不遠，見已無路可通，方始縱將上去，目光到處，見當面還是原樣，高處下面的道人，業已醒轉，還未走近，便被看出，低聲急呼，道友快來，我幾乎把人認錯，這了毒手，我雖受傷慘重，但是身邊，帶有靈藥，方才勉強掙扎，吃了一丸，雖然痛楚過去，人却醒轉，痛也減少許多，道友如能將這晶塊移去，救我回生。固是感激萬分，如其不能，也請將我這條爛腿斬斷，救我出險，必有重報，但是延遲不得。交麟見被識破，疑得走出，雖見對方，重傷苦痛，生出同情，但終不會冒失，聞言方覺此人，兩腿如此糜爛，竟能忍耐痛苦，已是奇事，方才暴死以前，聽那呻吟之聲，分明徹到已極，這時怎會精神起來，忽見道人，自有兇光，眼珠亂轉，心中一動，便將脚步立定，低聲笑問，道友，祇你不怕痛苦，我必照你所說行，你那姓名來歷，因何至此，方才我會聽人，與你問答，是否相識，有無別的同伴，請你說出如何，那惡道是一個異派凶孽，但比別的同黨，還要兇狡狠毒，自從昔年各異派瓦解之後，一向鈞形匿跡，隱居在大雪山中地洞裏面，連同黨也不肯見一面，人都當他已死，他却每年一次，喬裝出外爲惡，誘惑少年婦女，同山淫樂，本就準備不與舊日同黨來往，由他一人獨樂，前兩月忽然偷聽到兩個同黨，嘗談密語，得知幻波池藏珍之事，

生了貪心不餓，又因突然現身，探詢虛實，雙方言語不合，勾動殺機，竟將那兩同黨，殺死了一個；另一個見勢逃走，前日趕來幻波池，盜取藏珍，費了許多心力，竟被尋到地內，石洞雖被攻圍，洞口不知細底，和洞中自巧妙佈置，身受重傷，壓傷在晶塊下面，方才被人發現；無意中取笑，塞了一粒丸藥，在傷口內，隔了些時，居然起死回生，剛剛醒轉，呻吟了一聲，覺出精力回復，痛也大減，祇不動那爛腿，儘可忍耐，若不知有人，在他試聽所得靈藥，呻吟了一聲，忽聽前面，有人喝問，一聽口氣，便知正派中人，先願害怕，既一想，就減機，也不是事，早晚被他發現，照自己平日行爲，無論何派，均難討得公道，又呻吟了一聲，正想聽天安命，忽然覺着精力逐漸回復，忙將腰間本門毒藥火筒，握在手中，上來準備裝死，等把對方引來，猛下毒手，將其殺死，再打脫身主意，後忽想起，一腿已被晶塊壓爛，稍爲動作，奇痛鑽心，萬一來人，不止一個，豈非自尋死路，微一遲疑，文麟業已尋到，惡道先來，地理較熟，看出許多破乳，陽光可以透視，交麟還未走到，相隔丈許，人影已被發現，正在顧慮，猛瞥見文麟身後，跟着兩人，一看應口火筒，便知本門中人，文麟見他已死，又看出是個異派中人，便往前面尋去，身後兩賊，業已打算生擒文麟拷問，忽然瞥見晶塊下面的道人，手上拿着本門火筒，業已醒轉，向他搖手，點頭招呼；高朋性暴，剛一開口，便被惡道止

住，商量了幾句，問出文麟，祇得一人，越發高興，惡道悄悄囑咐了幾句，并說乃師弟太真，還是他的師弟，苟高二賊，入門才十餘年，祇知本門許多師長，自從三次峨嵋鬥劍之後，死亡殆盡，聞言當他師長看待，立照所說行事，惡道自更得意，因謀重又激發，竟想先用毒烟火筒，將人迷倒，由二賊擒住，放起自己，拷問慘殺，見文麟目光注定他的全身，人立頗遠，不肯走近，不禁暴怒，暗罵，小狗業已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還敢無禮，心念一動，當時便要發作，文麟見狀，業已疑心，師傅身法劍術，動作又快，方覺惡道，神情可疑，猛瞥見對方，手中鐵筒，似要揚起，又聽身側鐘乳後面，有了聲息，猛想起方才曾聽前賊，回呼同黨，令其兩面夾攻，可見敵人，決不止此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心念微動之間，人已飛身而起，身後一股金刃劈風之聲，帶着一道寒光，閃電一般，由後面猛襲過來，來勢又勁又急，相隔又近，空地祇有丈許來寬，一條狹長的平地，如換常人，決難活命，何況變出非常，更所難免，文麟雖然縱起，初經大敵，并不知道自家深淺，事後想起，才知本門真傳，果然與衆不同，就這危機一髮之間，非但不曾受傷，反到轉改爲勝，動作稍差一點，休想活命，原來文麟目光到處，瞥見形勢不妙，本想喝問，後面又有聲息，料知前後皆敵，身隨念動，更不回顧，一個魚鷹掠水，飛將過去，就勢橫着劍背，口喝，你待如何，照準惡道，手中鐵筒，橫掃過去，惡

道到底傷痛倒地，死而復生好幾次，剛借靈藥之力醒轉，祇管心兇意毒，氣力却是不佳，文麟言勁，又極文雅，所用寶劍，雖非常劍之比，在這般久經大敵的異派凶孽眼裏，一點也不打眼，動作又欠老練，不由起了驕敵之念，同時再見无埋伏的同黨，業已暴起發難，越發斷定對方，決無幸理，沒想到來勢，這等神速，驟出意外，文麟這一劍，用的全是內家真力，怎禁得住，噹的一聲，玲瓏啞啞，瑯瑯响成大出驚音巨悶，晃漾全洞，半晌不絕，惡道手中凶器，立被打飛，手臂也被震麻，虎口迸裂，急怒驚慌中，惟恐敵人殺他，舞動手中寶劍，去護頭面，一時疏忽，用力太猛，那條爛腿，受了強烈震撼，痛極心昏，奇痛難忍，怒吼一聲，就此昏迷過去，文麟一劍打飛火筒，落在附近鐘乳林上，將石鐘乳，打碎了許多，碎晶殘乳，四下分飛，發出洪响，同時又聽有人，怒吼大喝，寒光亂閃，惟恐有失，百忙中舞起一團劍花，護住全身，凌空一個轉折，風颭飛花之勢，率性施展師傅輕功，捨却平地，落在一幢鐘乳頂上，未及回顧，又聽兵刃相接，與斷晶落地，發出來的响聲，宛如黃鐘大呂之中，雜以金聲玉振，又是好聽，又是驚人，目光到處，一條人影，帶着一團銀光，一道劍光，由方才苗裝賊黨去路後洞中，喝罵飛馳而來，身後那賊，一劍斫空，已和一個短裝禿頭的幼童，打在一起，甚是猛烈，知道幫手已來，恰巧不期而遇，猛又覺颯颯兩聲，接連兩道寒光，帶着兩條

人影，隨同兩聲清吐，正由身側鑽乳林上，橫飛過去，搶在自己前面，將那苗裝賊黨敵住，心正驚喜，忽又聽得有人，呼喊義父，再一循聲注視，另外還有一男一女，一個正朝身後那賊趕去，一個却往身前飛來，越發喜出望外，高興已極，這原是同時發生，轉眼間事，文麟第一個發現的，正是袁和尚，二年不見，本領越發高強，左手拿着神乞草術所傳的師門利器，三邊明月鏡，右手還多了一口短劍，不知由何處繞出，方才敵人，由後面掙來暗算時，竟不等自己出手迎敵，忽由橫裏衝出，隔在當中，上來一明月鏡，先將敵人手中寶刀，幾乎打脫，跟着不知用什東西，將敵人毒烟火筒破去，落在地上，發出極強烈的火光，比起惡道火筒，光更強烈，祇是腥穢之氣難聞，那由鑽乳林上橫飛過去，迎住由後洞趨回的敵人的，正是狄龍子，與陶瑀兒，最後一男一女，一個李回債，已朝袁和尚趕去，一是自己的愛徒義子沈煊，那兩隻落地的火筒，火烟越來越猛，也更臭得難聞，長幼大人，到有一半以上，不知道東西的兇毒，雖然經人將他打昏，敵人不及施展，內身毒烟，已被毒火引燃，合成一片，燃燒起來，不致發出那股腥香之味，將人迷倒，衆人又都服過靈藥，就聞到一點腥穢之氣，稍爲有點頭暈，也無大患，但是後洞起來的孽徒荷化，本領最高，毒烟火筒，也最厲害，人更好狡機警，先聽惡道一說，雖是匆匆幾句，業已明白了鄭天乾的大當，忽然發現洞中，還有這多敵人，越發急急

交加，深知衆寡懸殊，開頭慢了一步，不及施爲，先那少年，還未對面，忽有男女二敵，橫越鐘林飛到，來勢神速，決非易與，忙以全力，先將來人敵住，一面忙取火筒，待下毒手，忽然聞得腥穢之氣甚濃，料知同黨火筒，已爲敵人所破，又聽高朋，怒吼來援之聲，還不知自己，也有強敵夾攻，情急心慌，更不怠慢，一面厲聲咒罵，一面準備施展那兩件師傅特有的兇器，就這先後不過兩三句話的功夫，文麟和沈煌，剛剛對面，未及交待，忽然瞥見後面來的苗裝矮賊，手上有五色火花一閃，沈煌急呼，大哥留意，李師姊說，此是苗疆凶孽所煉五陰毒火，話還不會說完，忽有兩點鮮紅如血，大僅如豆的火星，由左側一座離地三丈的晶乳峯頂，電也似急，射將下來，來勢快得出奇，正打在敵人手上剛冒起來的五色火花上面，祇聽接連兩聲，宛如輕雷爆發的大震過處，孽徒苟化，手中毒烟火筒，首先震成粉碎，人也受到重傷，連膀臂都被炸斷，一聲慘號，帶着一股毒火殘烟，未及縱起，吃陶珊兒一火流星，掃在腿上，當時打斷，本就非死不可，敵人恰巧凌空繞起，揚手一仙人掌，當頭打下，苟化連第二聲怒吼，也未喊出，便尸橫地上，遭了惡報，周沈二人，俱都驚奇，忙順火星來路一看，那座玲瓏剔透，光彩晶瑩的鐘乳孤峯頂上，立着一個丰神絕代的白衣少女，這一來，連沈煌等諸小兄妹，也都出於意外，要知銀光頂門劍，全書結束，請看下集分解。

